



六臣註文選卷第六



梁昭明太子蕭

統撰

唐

李善 張銑

呂延濟 李周翰

劉良 呂向註

京都下

魏都賦

左太冲

劉淵林註

魏國先生有睟

邃

其容乃盱

于香

衡而誥曰

異

乎交益之士

劉曰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睟然見於面不言

而喻昇異也尚書堯典曰岳曰斥哉善曰美書有交州又改梁曰益有益州又曰公軒衡厲色振揚武怒音義曰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字林曰時張目也爾雅曰誥告也良曰辟容温潤之貌軒舉目大視也先生見吳蜀相夸後過甚乃張目舉眉恠而告曰交趾吳地也益州蜀都也昇乎恠詞蓋音有楚夏者土風之乖也也十人通稱也

情有險易者習俗之殊也

劉曰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善曰

孫卿子曰人居楚而楚居夏而夏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史記曰淮北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潁川南陽夏人之居故至今謂之夏人周易曰辭有險易春秋說題辭曰中國之性習俗常操也音人語音也夏中國也土土壤風俗乖別也言在楚楚音居夏夏音居土壤風俗之別也情有奸險者有通易者皆積習常俗所殊致也言吳蜀二客之言太過土壤風俗所乖積習其

俗殊**雖則生常固非自得之謂也**

劉曰傳曰習實生常善

曰孟子曰使自得之趙岐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濟曰言人雖則積習為之常性固非天生自得蓋染昔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聊而成也

為吾子復翫德音以釋二客競于

五臣辯囿也

劉曰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善曰

毛詩曰德音孔昭翰曰白公將與楚于西戰白公使召宜僚將用之也宜僚不從弄丸自若

是非而結難先生欲為解之銑曰先生言宜僚弄丸而兩家難解今先生復將為吳蜀二客

以德音釋競于辯囿言辯者多詞如苑囿之有草木

夫泰極剖造化權輿體兼晝夜理包清

濁流而為江海結而為山嶽善曰周易曰易有

記曰鄒衍稱引天地剖判以來淮南子曰大丈夫

無為與造化逍遙權輿始也劇秦美新序曰權輿

天地未法也列子曰昏明之分察故一晝夜又曰

夫有形者生於無形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

地也班固終南山賦曰流澤遂而成水停積結而

為山濟曰太極天地始也剖判分也太極未分

混沌之時而造化之始一晝一夜已作昏明一清

一濁是為天地元氣融流者為江海結聚者為山

嶽列宿分其野荒裔帶其隅巖岡潭淵限蠻隔

夷峻危之竅也劉曰潭淵也屈平卜居曰橫江

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揚雄交州箴曰交州荒

裔水與天際方言曰竅空也向曰九州分野

各有星紀荒裔謂邊遐之服帶在中國之隅隄

角也竅穴也潭淵江湖也言中國以巖岡江河

而限隄蠻夷高危之穴也言蠻

夷居峻危之處以為空穴也

蠻陬子夷落譯

導而通者鳥獸之垓也劉曰陬落蠻夷之居

陬善曰杜篤邊論曰親譯導緩步論衡曰四

夷入諸夏因譯而通說文曰譯傳四夷之語者

漢書賈捐之上書曰駱越之人與禽獸無異毛

養詩傳曰氓民也翰曰陬聚也落居也譯易

善曰周易曰易有

太極是生兩儀史

記曰鄒衍稱引天地剖判

以來淮南子曰大丈夫

無為與造化逍遙權輿始也

劇秦美新序曰權輿

天地未法也列子曰昏明之分

察故一晝夜又曰夫有形者

生於無形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

下為地也班固終南山賦曰流澤

遂而成水停積結而為山濟曰

太極天地始也剖判分也太極未

分混沌之時而造化之始一晝一

夜已作昏明一清一濁是為天地

元氣融流者為江海結聚者為山

嶽列宿分其野荒裔帶其隅巖岡

潭淵限蠻隔夷峻危之竅也劉曰

潭淵也屈平卜居曰橫江天官東

井輿鬼之分野揚雄交州箴曰交

濁流而為江海結而為山嶽

善曰周易曰易有

太極是生兩儀史

記曰鄒衍稱引天地剖判

以來淮南子曰大丈夫

無為與造化逍遙權輿始也

劇秦美新序曰權輿

天地未法也列子曰昏明之分

察故一晝夜又曰夫有形者

生於無形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

下為地也班固終南山賦曰流澤

遂而成水停積結而為山濟曰

太極天地始也剖判分也太極未

分混沌之時而造化之始一晝一

夜已作昏明一清一濁是為天地

元氣融流者為江海結聚者為山

嶽列宿分其野荒裔帶其隅巖岡

潭淵限蠻隔夷峻危之竅也劉曰

潭淵也屈平卜居曰橫江天官東

善曰周易曰易有

太極是生兩儀史

記曰鄒衍稱引天地剖判

以來淮南子曰大丈夫

無為與造化逍遙權輿始也

劇秦美新序曰權輿

天地未法也列子曰昏明之分

察故一晝夜又曰夫有形者

生於無形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

下為地也班固終南山賦曰流澤

遂而成水停積結而為山濟曰

太極天地始也剖判分也太極未

分混沌之時而造化之始一晝一

夜已作昏明一清一濁是為天地

元氣融流者為江海結聚者為山

嶽列宿分其野荒裔帶其隅巖岡

潭淵限蠻隔夷峻危之竅也劉曰

潭淵也屈平卜居曰橫江天官東

井輿鬼之分野揚雄交州箴曰交

善曰周易曰易有

太極是生兩儀史

記曰鄒衍稱引天地剖判

以來淮南子曰大丈夫

無為與造化逍遙權輿始也

劇秦美新序曰權輿

天地未法也列子曰昏明之分

察故一晝夜又曰夫有形者

生於無形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

下為地也班固終南山賦曰流澤

遂而成水停積結而為山濟曰

太極天地始也剖判分也太極未

分混沌之時而造化之始一晝一

夜已作昏明一清一濁是為天地

元氣融流者為江海結聚者為山

嶽列宿分其野荒裔帶其隅巖岡

潭淵限蠻隔夷峻危之竅也劉曰

潭淵也屈平卜居曰橫江天官東

井輿鬼之分野揚雄交州箴曰交

善曰周易曰易有

太極是生兩儀史

記曰鄒衍稱引天地剖判

以來淮南子曰大丈夫

無為與造化逍遙權輿始也

劇秦美新序曰權輿

天地未法也列子曰昏明之分

察故一晝夜又曰夫有形者

生於無形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

下為地也班固終南山賦曰流澤

遂而成水停積結而為山濟曰

太極天地始也剖判分也太極未

分混沌之時而造化之始一晝一

夜已作昏明一清一濁是為天地

元氣融流者為江海結聚者為山

嶽列宿分其野荒裔帶其隅巖岡

潭淵限蠻隔夷峻危之竅也劉曰

潭淵也屈平卜居曰橫江天官東

井輿鬼之分野揚雄交州箴曰交

善曰周易曰易有

太極是生兩儀史

記曰鄒衍稱引天地剖判

以來淮南子曰大丈夫

無為與造化逍遙權輿始也

劇秦美新序曰權輿

天地未法也列子曰昏明之分

察故一晝夜又曰夫有形者

生於無形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

下為地也班固終南山賦曰流澤

遂而成水停積結而為山濟曰

太極天地始也剖判分也太極未

分混沌之時而造化之始一晝一

夜已作昏明一清一濁是為天地

元氣融流者為江海結聚者為山

嶽列宿分其野荒裔帶其隅巖岡

潭淵限蠻隔夷峻危之竅也劉曰

潭淵也屈平卜居曰橫江天官東

井輿鬼之分野揚雄交州箴曰交

居君體者以中國為咽喉之險也要不以邊陲為襟帶之險也長世字吐者以道

德為藩不以襲險為屏也善曰左傳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問長

世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說文曰吐田民也東方朔集曰文帝以道德為籬

以仁義為藩毛萇詩傳曰藩屏也楊雄城門校尉箴曰盤石唐芒襲險重固毛萇詩傳曰屏蔽

也向曰字養毗民也藩屏而子大夫之賢尚皆援也言養人以德不以險

弗五臣曾庶翼等威附麗皇極思稟正朔樂率

貢職善曰言不曾與眾庶翼戴上者等其威儀又不附著大中之道也國語越王勾踐曰

苟聞子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尚書庶明其教而自勉厲翼戴上命左傳

曰士會曰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莊子曰附麗不以膠漆王弼周易註曰麗著也尚書曰皇極皇

建其有極孔安國曰皇大極中也謂大中之道也又曰稟受也論語比考識曰正朔所加也莫

不歸義又撰考識曰穿冑脩耳莫不來貢良曰先生謂客為子大夫之賢者主客之義也翼

佐也等等差威儀附著大中之道於魏主也銑曰先等差威儀附著大中之道於魏銑曰先

生使吳蜀二客歸義於魏而徒務於詭隨匪民從其正朔納其貢賦也

五臣作人宴安於絕域榮其文身驕其險棘善曰徒務於詭

善隨惡同於匪民又自晏安於其絕域也毛詩曰無縱詭隨以謹毋良毛萇曰詭人之善隨民

之惡者也詩曰獨為匪民左傳管仲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李陵書曰出征絕域漢書曰少康

之庶子封於會稽文身斷髮蔡雍楚陵碑曰進路孔夷人情險棘毛萇詩傳曰棘急也向曰

詭曲也匪非也匪人謂夷狄人也絕遠也責其不稟魏之正朔而曲從夷狄之人也宴安也言

宴然而安懷其鳩毒於絕遠之域 銑曰險阻也東吳誇壯鏤身之卒以為榮西蜀亦不以德而務驕其險阻也 繆默語之常倫牽膠言而踰侈飾華苦離以矜然假屈屈彊兩而攘臂非醇粹之方壯謀踳外駁於王義孰愈尋靡蒞於中達造沐猴於棘刺劉曰李剋書曰言語辯聰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繆言周官曰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比而正其封疆無華離之地班固云不變曰醇不雜曰粹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踳駁楚辭天問曰靡蒞九達泉華安居韓子曰燕王好微巧衛人曰臣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王悅之養以五乘之俸王曰吾請觀客為棘刺之母猴衛人曰臣為棘刺之母猴也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

燕王因養衛人而不能觀母猴鄭人有臺下之治者謂王曰臣為削者諸微巧必以削之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則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客為棘刺之母猴何以理之曰以削至曰吾欲觀客之削也客曰臣請取之因逃治人謂王曰上之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善曰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廣雅曰膠欺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毛萇詩傳曰然是也漢書伍被曰屈彊江淮間孟子曰馮婦善搏虎攘臂下車衆皆悅之楚辭曰王色類以開顏精純粹而始壯司馬彪莊子注曰踳讀曰舛舛乖也駁色雜不同也王逸楚辭注曰寧有莽草蔓衍於九達之道靡蔓也向曰繆猶昧也倫次也不度義而言曰繆言君子或默或語責二客昧默語之次牽不義之言而越其奢侈也翰曰華離地形也言蜀都之地小狹華離斜角不正徒誇飾以為沃壤也屈彊夷狄惡性梗戾謂王孫夸士卒勇悍也云雖有石林之萃

嘗謂攘臂而靡之是也 銑曰粹美方比壯大
 踳乖駁亂也言吳蜀二客非能醇美以比於大
 道是謀乖亂王者之義愈比也達路也靡流貌
 言萍水物者若求於中路不可得也言二客之
 言差謬如中路尋萍 棘之刺端造沐猴也
劔閣雖嶮憑之者蹶非
所以深根固蒂也 善曰劔閣蜀境也 郾元水經
 謂之劔閣廣雅曰嶮嶮高也又曰蹶敗也老子
 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
 視之道聲類曰蒂果鼻也 濟曰嶮險憑據也
 言雖險無德而據之者必見顛蹶是以非深根
 固蒂之 道也 **洞庭雖濬負之者北非所以愛人治國**
也 善曰洞庭吳境也史記吳起曰三苗氏左洞
 庭而右彭蠡恃此險也禹伐之漢書音義服
 虔曰師敗曰北北南北之北老子曰愛民治國
 能無知乎 濟曰濬深負恃也言雖為深阻無

德而恃之者必見奔北 彼桑榆之末光踰長庚
 非愛人治國之理也

之物暉沉河冀之爽塏與江介之湫 于湄 善

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毛詩曰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左傳曰齊景公欲更晏子

之宅曰于之宅湫隘囂塵請更諸爽塏楚辭曰
 長江介之遺風薛君韓詩章句曰介界也毛萇

詩傳曰水草交曰湄 向曰桑榆末光謂日將
 西謝也長庚昏見於西方爽明也塏高也介左

也湫湄小水也言桑榆末光上踰越長庚之物
 暉而况魏都居於河冀高明之地而與江左之

小水為 故將語子以神州之略赤縣之畿魏都

之卓犖 呂 六合之樞機 劉曰鄒衍以為儒者所

一分居一耳中國各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
 之所叙九州也是以不得為州數中國外若赤

縣神州者九州范睢說秦王曰魏韓中國

處而天下之樞也善曰河圖括地象曰崑崙

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小雅

曰略界也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西都賦曰卓

蹠諸夏卓犖與卓蹠音義同呂氏春秋曰神通

乎六合也濟曰語子者先生語二客也近國

之地曰畿樞戶所以轉而開閉也機弩牙也所

以發箭皆言其要也言魏都高絕六合之要若

此于時運距陽九漢網絕維紆回內鼎備兵纏

紫微翼翼京室眈眈沈帝宇巢焚原燎變為煨

鳥燼似故荆棘旅庭殷殷於寰內繩繩八區鋒

鏘縱橫化為戰場故麋鹿寓城也劉曰不飲酒

曰內鼎于中國漢室之亂起於闔官故曰內鼎

也紫微宮在南城下于時兵所圍也光熹元年

四月靈帝崩八月大將軍何進入省見太后黃

門張讓郭進等斬進進部曲將兵突入尚書閣

閣閉虎賁中郎將袁術等攻閣日暮術等起火

燒閣物平元年十二月董卓遷都長安其夜燒

洛陽南北宮易曰鳥焚其巢尚書曰若火之燎

于原春秋穀梁傳曰寰內諸侯非天子之命不

得出會尹更始曰天子以千里為寰伍被謂淮

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

見麋鹿遊姑蘇臺也臣今見宮中生荆棘露沾

衣也善曰春秋保乾圖曰五運七變各以類

驚宋衷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也漢書陽九厄

曰物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

漢書曰漢興禁網踈闊管子曰國有四維四維

不張則滅王逸楚辭注曰維紘也尚書曰崇信

姦回毛詩曰商邑翼翼漢書客謂陳涉曰夥涉

之為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室深邃之貌沈長

含反與耽音義同謝承後漢書曰陽球為司隸

校尉虎視帝宇廣雅曰煨燼也又曰煨煙也杜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預左氏傳注曰燼火之餘木也毛萇詩傳曰殷
 衆也詩曰子孫繩繩兮長揚賦曰洋溢八區說
 文曰鋒兵端也又曰矢鋒也戰國策曰綴甲厲
 兵效勝於戰場也翰曰距至也陽九災厄也
 網法網也維網綱也言當此之時運至災厄漢
 帝宮言漢網既絕網維紆邪內奮兵革纏繞於
 宮室也董卓焚洛陽宮殿並盡如焚鳥巢
 燎原草皆化為灰燼也旅猶次也宮室既盡故
 荆棘次生於庭銑曰翼翼美也殷殷繩繩皆
 衆也寰內天下也八區八方也鋒鏑兵器也寓
 寄也言天下八方兵革縱橫人不安宅城邑為
 之丘墟野多戰場故伊洛榛土曠嶠函荒蕪臨
 麋鹿寄於城邑之間伊洛榛土曠嶠函荒蕪臨
 蓄持牢落鄢郢丘墟善曰服虔漢書注曰榛木
 叢生也賈逵國語注曰蕪
 穢也漢書曰齊郡有臨菑縣東觀漢記曰第五
 倫自度仕宦牢落漢書曰南郡有故鄢縣呂氏

春秋燭過曰子胥諫而不聽故吳為丘墟 濟
 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菑齊地鄢郢楚
 地牢落間齊也言此四都皆亂也榛
 曠荒蕪間齊丘墟皆謂居人少也

國之日締構之初萬邑壁焉亦猶犖由麋之與

子都培荀部塿荀路之與方壺也善曰周易曰開國
 承家廣雅曰締結

也犖麋古之醜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
 曰敦洽犖麋稚額廣額色如漆陳侯悅之詩曰
 不見于都左傳太叔曰培塿無松柏方壺二山
 名向曰而語助也是此也締結也子都美
 培塿小堆阜也方壺海中神山言當此時大魏
 開國結構之初而萬國相比則吳蜀猶醜人小
 阜魏猶子

且魏土者畢昂之所應虞夏之餘人

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考之四隈則八埏延

之中測之寒暑則霜露所鈞五臣作均卜偃前識而

賞其隆吳札聽歌而美其風雖則衰代而盛德

形於管絃雖踰千祀而懷舊蘊於遐年劉曰詩譜云魏

地畢昂之分野虞舜及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折城之西周以封同姓其後晉獻

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云彼汾一曲實之河之干隈猶隅也鄰衍曰四

隈不靜司馬相如封禪文曰下泝八埏國語曰

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王逸楚辭注曰考校也周禮曰以土圭測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多暑

日比多寒禮記曰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左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吳越春秋樂師曰君主之

德可記之於管絃毛詩序曰懷其舊俗方言曰蘊積也濟曰舜都平陽禹都安邑皆冀州界

故曰虞夏餘人先王列聖則禹舜也翰曰八

之寒暑則霜露之所均被言處天地之中也卜

偃晉掌卜之官晉獻公封畢萬於魏卜偃曰畢

萬之後必大故曰賞其隆隆則大也先知其事

使工歌魏風札曰美哉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

也衰代謂春秋風德時也言雖遇衰微之時而

盛德形於管絃則吳季札所美也銑曰蘊積

也言魏風雖已沒於千祀而我爾其疆域則旁

今復都之是懷古而積於遠年極齊秦結湊冀道開胷殷衛跨躡燕趙山林幽

峽鳥川澤廻繚了恒碣碁五各於青霄河汾

浩泔翰而皓泔眇與南瞻淇澳六於則綠竹純茂北

臨漳溢父則冬夏異沼神鉦迢遞於高巒靈響

時驚於四表溫泉秘涌而自浪華清蕩邪而

難老劉曰當魏襄王時蘇秦說魏王曰南有鴻

日魏蒲鱗參之分野也自高陵以河東河內南

有陳及汝南之邵陵隱強新汲西華長平潁川舞

陽鄆許鄆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

魏分也魏武皇帝初封魏公南得河內魏郡北

得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東得平原西

得東平凡十郡以此為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

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曰瞻彼淇澳綠竹

猗猗漢書溝洫志曰下淇園之竹漳溢二水名

經鄴西北溢水熱故曰溢口水有寒有溫劉邵

趙都賦曰神鉦發聲俗云石鼓鳴則天下有兵

革之事詩云苾彼泉水溫水在廣平都易縣俗

以治疾洗百疾華清井華水也善曰王逸楚

辭注曰湊聚也冀道亦二國名也爾雅曰兩河

間曰冀州左傳曰江黃道栢方睦於齊杜預曰

道國在汝南胥猶前也南都賦曰滄水蕩其胥

漢書地理志曰河內本殷舊都周分為鄴鄘衛

碣磳高貌鄭玄周禮注曰汾水出汾陽縣上林

賦曰滎雒潢漾廣雅曰浩雒大也山海經曰少

山清漳水出焉郭璞曰至武安南入濁漳山海

經曰神困山溢水出焉郭璞曰經鄴西北入漳

說文曰泌水馱流也泌與苾同魚豢典略曰浪

并者弗鑿而成毛詩曰永錫難老向曰齊秦

國名冀道皆州名良曰殷都朝歌在鄴南衛

亦在南故云開胥如人之胥在前也跨躡猶控

帶燕趙國名幽峽深邃也廻繚繚繞貌恒碣二

山河汾二水名浩所結雒並水大流貌銑曰

純美也淇澳二水名旁亦出美竹漳溢二水名

漳水冷溢水熱若出於釜因名焉故云冬夏異

沼沼水之通稱也翰曰鄴西北有鼓山上有

石鼓之形俗云時時自鳴故稱靈響驚警也表

文選卷六

一

一

一

外也鉅金聲所以節載者則此石鼓也云鉅者

文之失也齊曰必必也水急流貌言溫泉流

而漏自為波浪言其華美而墨并鹽池玄滋素

液厥田惟中厥壤惟白原隰昫昫墳衍斤斤

或嵬烏力罪而復陸或臄苦廣朗而拓託落乾坤

交泰而烟煜嘉祥微顯而豫作是以兆朕龍振

古萌抵帝疇昔藏氣識楚禁緯閔象竹帛迥時世

五臣作而淵默應期運而光赫暨聖武之龍飛

肇受命而光宅劉曰鄴西高陵西伯陽城西有

鹽池東西六十四里南北七十里尚書禹貢曰

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上詩云閔

宮有洫善曰禮曰辯其墳衍原隰之名鄭

玄曰水厓曰墳下平曰衍詩曰昫昫原隰斤斤

廣大之貌也西京賦曰備致嘉祥魏文帝答曹

植詔曰所獻詩二篇微顯成章兆猶機事之先

見者也淮南子曰欲與物接而未成朕兆者也

許慎曰朕兆也毛詩曰振古如茲毛萇曰振自

也廣雅曰萌始也爾雅曰抵本也禮記曰余疇

昔之夜夢鄭玄曰疇發語聲也說文曰讖驗也

河洛所出書曰讖墨子曰以其所書於竹帛傳

遺後代子孫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所以推期

運明命授之際魏志曰太祖武皇帝姓曹諱操

為丞相封魏王文帝受禪追尊曰武皇帝東京

賦曰世祖乃龍飛白水毛詩序曰文王受命作

周也鄭玄曰受天命而王天下也東京賦曰漢

初弗之宅翰曰墨井井中有石如墨鹽池在

河東古冀州之界故此言之玄素則墨井鹽池

之色滋液並水名冀州田第五厥土白壤也又

曰嵬壘高下貌復陸重疊也臄朗光明也拓落

寬廣貌言山川或高下重疊也或光明寬廣徽
美也言天地交泰元氣烟焜而豫作嘉祥之美
明示我魏祚也謂漢桓之時有黃龍星現於楚
宋之間識者云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梁沛
其鋒不可當至時果太祖應焉故云嘉祥豫作
也向曰昞昞平坦貌墳堤也下平曰行斥斥
廣大貌又曰朕跡也振古疇昔皆往古也萌始
抵本也言魏都兆跡之本自於往古謂卜偃吳
札之賞美者讖讖書預言王者之興亡也緯星
也即上黃星之應矣閔密也竹簡也帛素也古
人所以書言王者氣象皆藏密於讖緯竹帛之
上迥曠也淵默謂沈靜也光大赫盛也言有曠
大沈靜之量乃可應期運建大盛之業於此都
也良曰暨至也今至聖武始受命而宅之言
當天心有曠代之才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謀龜謀筮亦既
允臧脩其郭郭繕其城隍經始之制牢籠百王

畫雍豫之居寫八都之宇鑿茅茨於陶唐察卑
宮於夏禹古公草創而高門有閔浪苦宣王中興
而築室百堵兼聖哲之軌并文質之狀商豐約
而折中去淮當年而為量思重爰摹大壯覽荀
卿采蕭相儔子拱木於林衡授全模五臣於梓
匠劉曰尚書曰謀及卜筮猶周公之卜都洛邑
也詩云爰契我龜又曰卜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荀卿曰宮室臺榭以避溫涼養德別輕重也非
為夸泰辭以明人之大通仁順也左傳曰山林
之木衡處守之治木器曰梓尚書有梓材之篇
也善曰淮南子曰太一者牢籠天地雍西京
豫東京也西京賦曰取殊裁於八都墨子曰堯
舜茅茨不剪論語曰禹卑宮室毛詩美古公宣

父曰高門有門說文曰備具也孟子曰梓匠輪
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趙岐曰梓匠木工
良曰允信誠善也繕理也城隍池也向曰經
始謂經營之始也宇籠百王之制法也繕理木
之器兩手合抱曰拱林衡主山林之官梓匠攻
木之人說曰雍西京豫東京都八方之都皆
模寫也齊曰堯之所居茅茨不剪禹卑宮室
今將視省察以為執則也古公文王祖也為戎
狄侵國遷于岐下草創都邑其人亦隨而至言
有德也門限也言足以限內外也言險宣
王中興復脩宮室儉約而築室百堵也翰曰
聖哲之執則順舜禹古公宣王也并文質者去
太去甚也商度豐約取其折中在當年豐儉而
量其人力以使之重交易也易云上古穴居野
處而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
取諸大壯大壯卦名荀卿子云宮室臺榭以避
燥温非為奢侈也故覽而遐適悅豫而子來工
采之蕭何漢相作未央宮

徒擬議而騁巧闡鈎繩之筌緒承二分之正要

揆日晷考星耀五臣建社稷作清廟築曾宮以

迴匝比岡隤魚而無陂造文昌之廣殿極棟宇

之弘規對若崇山崑起以五臣本崔嵬髡徒若

玄雲舒蜺以高垂劉曰二分春秋之中者也詩

以日作為楚室定營室中可以興土功也陂傾

也易曰無平不陂文昌正殿名也蜺龍形而五

色善曰難蜀父老曰遐爾壹體豫或為務西

都賦序曰衆庶悅豫詩曰庶人子來周易曰擬
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甘泉
賦曰王爾投其鈎繩杜預左傳註曰銓次也筌
同周禮曰匠人建國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
極星以正朝夕鄭玄曰極星北辰也周禮曰左

傾也周易曰上棟下宇以避風雨對高貌也景

福殿賦曰若仰崇山而戴垂雲髣垂貌也淮南

子曰玄雲素朝 翰曰隳小山而無草木者陂

險也言築宮廻匝比之岡隳而無險也 濟曰

闡述也鈎曲尺也繩所以直木者釜次也言述

此鈎繩將次古之良工遺緒承二分之正要者

言取春分秋分之日日景正時以正東西之位

也 銑曰言遠近百姓皆悅豫如子之來成父

事者而工匠之徒村度而聘巧妙又曰言考度

星日以定南北也對山貌髣雲髣言殿之丹青

色麗如玄雲之中疑其虹蜺自高而垂下也

良曰清廟 瓌材巨世埽 參差粉扶 棹老

祖廟也 瓌材巨世埽 立塤除 參差粉扶 棹老

復結欒櫨 盧 壘施丹梁虹申以並日朱楠森布

而支離綺井列疏以懸帶華蓮重葩而倒披齊

龍首而涌雷時梗概於漉池 被 劉曰 爾雅曰

曰廣雅曰曲析謂之欒說文曰構櫨柱析也然

欒櫨一也有曲直之殊耳西都賓曰抗應龍之

虹梁西京賦曰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

齊龍首而涌雷謂為龍首承檐四隅而以寫雷

也說文曰雷屋水流也東京賦曰其梗概如此

毛詩曰漉池北流 濟曰瓌美巨大也言美材

大於當代之者插爨相接貌參差不齊貌粉棹

棹棹也言重複而結聚之欒曲析櫨斗也累疊

而蓋之又曰殿屋上四角皆作龍形於椽頭兩

水注入於龍口中寫之於地梗概猶髮髣也漉

漉謂停水以灌稻也言涌雷之水髣髣似也

翰曰巨橫也丹梁如虹蜺之並橫朱楠謂棹也

森多也支離歷歷然分布貌屋上綺井以板為

井形飾以丹青如綺也列行疏布也綺井向下

行本如花帶之懸井中皆 旅楹閒列暉鑿挾

蓮花自下見上故曰倒披

旅楹閒列暉鑿挾

鳥振章棖題黹徒對階隋尹嶙嶙詢長庭

砥至平鐘虞夾陳風無纖埃雨無微津劉曰詩云旅楹

有間挾中央也振屋宇想也文昌殿前有鐘虞

其錄曰雜魏四年歲在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

寅作棖賓鐘又作無射鐘建安二十一年七月

始設鐘虞於文昌殿前所以朝會四方也善

曰鄭玄毛詩箋曰旅楹衆也薛君韓詩章句曰

開大也謂闢然大也暉鑒言楹柱光輝遠照挾

振也廣雅曰鑿照也蔽類曰黹黑也黹亦黑也

應劭士林賦注曰階闌橫也西京賦曰抵鐻嶙

峒岬蒼曰嶙峒山崖之貌也毛詩曰風雨攸除

墨子曰聖王作為宮室邊足以御風寒上足以

待露翰曰旅陳楹柱間間列行也言棟柱每

間而行上有朱色窻復見日光故暉色鑒明於

挾振挾振屋內也棖椽也題頭也言椽頭黹黹

而深黑色謂染之然也階階階階道上處嶙峒次

級也又曰津潤也填以砂土其平如砥言長庭

雖風而無埃雖雨而不潤向曰虛鐘格架也

夾對陳布也言巖巖北闕南端攸道善作遵竦峭

相對布於長庭

雙碣方駕比輪西闕延秋東啓長春用觀羣后

觀享願賓劉曰文昌殿前值端門之前南當南

東有長春門西有延秋門文昌殿所以朝會賓

客享四方善曰德陽殿賦曰朱闕巖巖凡南

方正門皆謂之端春秋說題辭曰血書魯端門

毛萇詩傳曰觀見也尚書曰肆觀羣后周易曰

賓客也 左則中朝有艸聽政作寢匪樸匪斲去泰

去其木無彫鏤所土無締題錦玄化所甄經國

風所稟劉曰中朝內朝也漢氏大司馬侍中散

朝也文昌殿東有聽政殿內朝存也墨子曰堯

之為君采椽不斷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

濕潤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

木事不鏤示知節也老子云去甚去泰爾雅

曰鏤鏤也善曰毛萇詩傳曰艸赤貌尚書曰

既勤樸斲孔安國曰樸治斲削也西京賦曰木

衣綈錦說文曰綈厚繒也玄化自此陶甄而成

國風於是稟承也蔡雍陳留太守頌曰玄化

洽矣默首用寧如淳漢書注曰陶人作瓦器謂

之甄毛詩序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正殿也匪非也言中朝衣冠盛艸而有光也寢

取中法不以奢侈為務銑曰鏤鏤也為木不

彫鏤也土無締錦言土工不文飾也玄聖甄成

也言皆聖化所成國風所稟謂儉於前則宣明

約稟於國風也國風詩以美儉也於前則宣明

顯陽順德崇禮重闈洞出鏘鏘濟濟珍樹猗猗

奇卉萋萋此禮蕙風如薰甘露如醴劉曰聽政

門前升賢門右崇禮門崇禮門左順德門三門

並南向升賢門前宣明門宣明門前顯陽門門

前有司馬門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洞達也

南北內外東西左右掖門皆洞達相通善曰

禮記曰大夫濟濟庶士鏘鏘邊讓帝臺賦曰惠

風如春施家語舜曰南風之薰兮王肅曰薰風

至之貌也論衡曰甘露味如飴蜜王者太平則

名闈宮門也洞通也言宮重重與諸門相通而

銑曰猗猗萋萋草樹

盛貌蕙香草也焚香曰薰言草樹之香風傳之如火焚香也甘露函草樹之上漬其香芬如酒醴之禁臺省中連闈對廊直事所繇五臣典刑作由香氣

所藏藹藹列侍金螭齊光詰朝陪幄納言有章

亞以柱後執法內侍符節謁者典璽儲吏膳夫

有官藥劑有司肴醪亦順時膳理則治賢門內

聽政闈外東入有納言闈尚書臺宣明門內升賢門而升賢門外東入有署顯陽門內宣明

門外東入最南有謁者臺閣次中央符節臺閣最北御史臺閣三臺並別西向符節臺東有承

相諸曹善曰魏武集荀欣等曰漢制王所居口省中淮南子曰連闈通房人所安也直事若

今之當直也蔡邕獨斷曰直事尚書一人典刑周禮六典八刑也建安十八年始置侍中尚書

御史符節謁者金螭金蟬蔡邕獨斷曰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左氏傳曰詰朝將見柱

預曰詰朝平旦也周禮曰帝人掌幄鄭玄曰王所居之帳尚書舜典曰龍命汝作納言應劭漢

書注曰納言如今尚書官王之喉舌也毛詩日出言有章音義曰柱後以鐵為柱今法冠是如

淳曰御史冠也符節掌璽故云典璽漢有尚符璽謁者受事故曰儲吏漢書謁者掌讚受事周

禮膳夫上士又曰醫師掌毒藥共醫事鄭玄周禮注曰劑和也又禮記注曰舊醪之酒謂昔酒

也呂氏春秋伊尹曰用新去陳膳理遂通高誘曰膳理肌脉也銑曰禁臺省中丞相諸曹司

也闈門也直事謂寓直之類言禁臺省中寓直之所由出入典籍刑法之所藏蓄也翰曰藹

藹多盛貌螭蟬也漢官儀侍中常侍冠皆飾金蟬故曰齊光詰朝納言喉舌之官早朝陪侍天

子惟輕出納喉舌昔成其文章為天下儀軌稽式又曰亞次也柱後御史官執法內侍天子以

察人過符節掌符契旌節講者通事者典璽儲
吏掌天子印璽 何曰膳夫掌食之官藥劑主
藥品之職醪醇酒言食與酒各順時而進
之藥劑治膳理之疾膳理者皮膚潤也 於後

則椒鶴文石永巷壺五臣作闕術楸梓木蘭次舍甲

乙西南其戶成之匪日丹青炳煥特有温室儀

形宇宙曆象賢聖圖以百瑞絳祖對以藻詠茫茫

終古此焉則鏡有虞作績茲亦等競劉曰近世王者後宮

以椒房為通稱藥政殿後有鳴鶴堂楸梓坊木

蘭坊文石室後宮所止也壺宮中巷也街道也

鳴鶴堂之前次聽政殿之後東西二坊之中安

者温室中有畫象讚尚書咎繇薦舜曰予欲觀

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粉米永巷

掖庭之別名 善曰列女傳曰姜后待罪永巷

甲乙謂次舍之處以甲乙紀之也毛詩曰築室

百堵西南其戶又曰不日成之藻詠文藻而頌

誅之也茫茫遠貌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廣雅

曰鑿謂之鏡照也鄭玄論語注曰繪畫也 濟

曰文石室也后妃所止永巷庭也闕術謂宮門

道詰曲也宮舍次序有甲乙之次言其有大小

也 良曰西南其戶者言宮內之門或西向或

南何言不日而成之蓋速而易就温室殿名丹

青炳煥畫文也 翰曰言於温室殿畫天地之

形賢聖之象百瑞之物藻以贊頌使人主見之

以知安危之理可以為古之鏡視於身也言舜

作績畫彛器以為鑿戒今之温室亦與齊競也

右則踈五臣作疏圃曲池下畹於高堂蘭渚莓莓莫

石瀨湯湯傷弱芟公係實輕葉振芳奔龜躍魚

有睠千呂梁馳道周屈於果下延閣胤宇以經

營飛陸方輦而徑西三臺列峙而崢嶸元陽臺

善本作高於陰基擬華山之削成上累棟而重雷力

下冰室而洹冥劉曰文昌殿西銅爵園中有魚池堂皇班固曰畹三十畝也離

騷曰滋蘭九畹石瀨湍也水激石間則怒成湍

楊雄法言曰青齊充豫之間謂之藁故傳曰慈

母怒子折藁而答之其惠存焉莊子曰呂梁懸

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龜鼉之所不能遊也漢

廡舊有樂浪所獻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車銅

爵園西有三臺中央有銅爵臺南有金虎臺北

則水井臺銅爵臺有屋一百一間金虎臺有屋

百九十五間水井臺上有冰三室與法殿皆閣

道相通行爲營建安十五年作銅雀臺山海

經曰大華之山削成四方堅也左氏傳曰涸陰

洹寒善曰楚傳曰坐堂伏檻池曹植責

躬詩曰夕宿黃龍

原田之草莓莓然楚辭曰石瀨粲粲說文曰睽

察也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道

也若今之中道延相連延也淮南子曰延樓棧

道魯靈光殿賦注曰榭而高大謂之陽基在下

故曰陰良曰蔬圃菜園也畹田也高堂園中

亭也曲池植蘭曰蘭渚莓莓盛貌石瀨有石而

淺流湯湯急流貌向曰藁木之細枝枝頭垂

實而輕葉搖動其芳香睽下視也呂梁水名其

水急流言池中龜魚奔躍如視呂梁之上延閣

胤字言閣道棟宇相連引也飛陛相接如鳥飛

也言廣可以並輦徑疾而西三臺銅雀臺水井

臺金鳳臺也銑曰元陽屋也謂在於臺上故

曰亢陽基下曰陰勢如華山削成也重

雷重屋簷也冰室洹冥言清陰而寒也

周軒中

天丹墀臨焱增構我我清塵影影匹遙切五

雀踀音薨而矯首壯翼摘鏤於青霄雷雨窈冥

雲

雲

雲

雲

營飛陸方輦而徑西三臺列峙而崢嶸元陽臺

善本作高於陰基擬華山之削成上累棟而重雷力

下冰室而沍冥劉曰文昌殿西銅爵園中有魚池堂皇班固曰晚三十畝也離

騷曰滋蘭九畹石瀨湍也水激石間則怒成湍

揚雄法言曰青齊充豫之間謂之藁故傳曰慈

母怒子折藁而答之其惠存焉莊子曰呂梁懸

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之所不能遊也漢

厥舊有樂浪所獻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車銅

爵園西有三臺中央有銅爵臺南有金虎臺北

則冰井臺銅爵臺有屋一百一間金虎臺有屋

百九十五間冰井臺上有冰三室與法殿皆閣

道相通行為營建安十五年作銅雀臺山海

經曰大華之山削成四方堅也左氏傳曰涸陰

沍寒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池曹植責

躬詩曰夕宿蘭臺左傳曰原田萋萋杜預曰若

原田之萋萋然楚辭曰石瀨粲粲說文曰睽

察也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道

也若今之中道延相連延也淮南子曰延樓棧

道魯靈光殿賦注曰榭而高大謂之陽基在下

故曰陰良曰蔬圃菜園也晚田也高堂園中

亭也曲池植蘭曰蘭渚萋萋盛貌石瀨有石而

淺流湯湯急流貌向曰藁木之細枝技頭垂

實而輕葉搖動其芳香睽下視也呂梁水名其

水急流言池中龜魚奔躍如視呂梁之上延閣

胤字言閣道棟宇相連引也飛陛相接如鳥飛

也言廣可以並輦徑疾而西三臺銅雀臺冰井

臺金鳳臺也銑曰元陽屋也謂在於臺上故

曰元陽基下曰陰勢如華山削成也重

雷重屋簷也冰室沍冥言清陰而寒也

周軒中

天丹墀臨焱增構峩峩清塵影影匹遙切五

雀踀音薨而矯首壯翼摛鏤於青霄雷雨窈冥

雲

臣作剽剽

雲

雲

雲

雲

而未半皦日籠光於綺寮習步頓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遙八極可圍於寸眸萬物可齊於一朝

劉曰丹堦以丹與蔣離合用塗地也爾雅曰扶搖謂之焱焱上也風從下升也班固西都賦說鳳闕曰上觚稜而栖金雀凡鳥之栖也羽翼畢舞以今揆古言栖非所觀之形也張衡西京賦曰鳳騫翥於薨標感愬風也但鳥峙形定翼任飛則斂足絕據蹊則舉羽翻用勢若將飛而尚在故言雲雀蹊薨而矯首也王吉傳曰進退步趨以實下言人不行則膝脛以下虛弱不實也王褒甘泉賦曰十分未升其一增惶懼而自眩若播岸而臨坑登木末以闕泉揚維其泉賦說臺曰鬼魅不能自逮半長途而下顛班固西都賦曰攀井幹而未半日眩轉而意迷舍靈監而却倚若顛墮而復稽張衡西京賦說臺曰將乍往而未半怵慄慄而竦矜非都盧之輕躑孰能

超而究升凡此四賢所以說臺榭之體皆危峴悚懼雖輕捷鬼神由莫得而自逮也非夫王公大人聊以雍容升高彌望意之得也異乎老子曰若升臺之為樂焉故引習步頓以實下稱下方之究遠適可以圍於徑寸之眸于言其理曠而當情也莊子有齊物之論善曰軒長廊之有總也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中天臺漢典職儀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堦西都賦曰正殿崔嵬層構七發曰蒙清塵毛萇詩傳曰壯健也擗鏤擗布其彫鏤也說文曰窈窕深遠也冥幽昧也毛詩曰有如皦日西京賦曰交綺豁以疏寮論語曾點曰春服既成毛詩曰於焉逍遙淮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趙岐孟子章句曰眸目童子翰曰長廊有窓而周迴曰周軒天子庭曰丹堦焱風也增高也構亦屋也峩峩高貌屋宇深淨而無濁塵故曰清塵剽剽輕舉也向曰雲雀鳳也蹊躑躅躑躅也言作鳳於蒼踏立而舉首也壯大擗發也言鳳之大翼

光發影鑷於青霄窈冥陰暗也察察也言臺高而雷雨陰暗至臺之半日光在上故曰籠光於綺憲翰曰謂臺高行步上下頓足天子服習日御言服春服而行道遙開樂高臺遠視八極之地可入於寸目知天地之理長塗牟首豪微

古互經畧漏肅唱明宵有程附以蘭綺魚宿以

禁兵司衛閑邪鉤陳罔驚劉曰霍光傳說昌邑王輦道牟首鼓吹歌

舞豪微道也畧漏刻也西上東門北有漏刻屋也善曰說文曰畧景故曰畧漏漢書房中

歌曰肅倡和聲字書曰倡亦唱也充向反程猶限也程與呈通西京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綺

建安二十二年初置衛尉尉漢書曰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周易曰閑邪存其誠樂汁圖曰鉤陳後

宮也服虔甘泉注曰紫宮外營鉤陳星向曰牟首閣道有室者豪微道也言互有經過也肅

嚴程節也言刻漏嚴肅而晝夜明候時而有節法衛侍衛也閑邪防惡也罔無也鉤陳星名以

衛侍帝宮言侍衛之人防其邪惡故無驚擾也於是崇墉濬洫嬰堞帶

涖四門轍轍魚隆厦重起憑太清以混成越埃

璫鳥而資始邈邈標危亭亭峻峙五臣臨焦原

而弗悅五臣誰勁捷而無德胥與岡岑而永固

非有期乎世五臣祀陽靈停曜於其表陰祗濛

霧於其裏劉曰甯城也濬深也洫城溝也張衡西京賦曰經城洫堞城上女墻也賈

誼曰翟茂衛寇俠城涖痊也詩曰夏屋渠渠又日既成藐藐尸子曰莒國有石焦原者廣尋五

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勇以見莒子者獨却行齊踵焉所以服莒國也善曰鷓

子者獨却行齊踵焉所以服莒國也善曰鷓

冠子曰上及太清下及太寧老子曰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西都賓曰軼埃瑩之混濁周易曰萬
物資始王逸楚辭注曰藐藐遠也說文曰標末
也鄭玄禮記注曰危棟上也西京賦曰狀亭亭
以蒼蒼說文曰址基也論語慎而無禮則蕙
與蕙同陽靈天神甘泉賦曰齊乎陽靈之宮周
禮曰掌地祗之禮也銑曰湫溝嬰繞也樂城
上女牆淡水產也言宮闕繞崇城之環帶深溝
之涯也轍轍高也隆厦大屋也言宮闕四門轍
轍而高也大厦重疊而起也翰曰太清天也
矣瑩塵昏之氣謂樓觀高峻而憑天若混然而
自成也超越塵昏之所資混然之氣以為造作
之始也邈邈亭亭高遠也標立也焦原山名代
知其險言樓高之險雖臨焦原亦不比况總懼
也言誰有勁捷之人登此而不懼者言長堅固
如山豈可論年代之近遠乎良曰陽靈日也
陰祗雲雨神言樓臺高峻入天而日至於此自
下望之若停光在其上雲雨之神濛雲霧於內

也苑五臣作苑以玄武陪以幽林繚了垣開圍觀宇

相臨碩果灌叢園木竦尋篁篠懷風蒲善作桃

結陰回淵灌積水深兼葭胡薈胡薈弱森丹

藕凌波而的皪綠芰泛濤而浸心七潭心以羽翮頡

頑鱗介浮沈栖者擇木唯者擇音若咆步勃蒲

解與姑餘常鳴鶴而在陰表清籟語五臣勒虞

箴思國卹忘從禽樵蘇往而無忌即鹿縱而匪

禁音金劉曰玄武苑在鄴城西苑中有魚梁

日鳥則擇木又曰鹿死不擇音皆自得之謂也
唯者舉雉兔之類不傷其時况其巨者乎楊雄

日渤解之鳥淮南子曰軼鷓鷯於姑餘易曰鳴
鶴在陰其子和之東京賦曰淵池清籟虞箴虞
人之箴也事見春秋其辭曰芒芒禹跡畫為九
州經啓九道人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
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思其麀
牡武不可重是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
僕夫易曰即鹿無虞往從禽也孟子曰齊宣王
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
有之曰若是其大乎荅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
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何也荅曰文
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
民同之民以為小亦不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
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
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四十里為阱
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言樵蘇往而無忌即
鹿縱而匪禁者蓋同乎周文之德異乎齊宣之
意善曰西都賦曰幽林穹谷西京賦曰繚垣
縣連周易曰碩果不食莊子曰巨木其絜百圍

孫子曰水深則回說文曰淵回水也詩曰有漼
者泉文子曰積水成海本草曰藕一名水芝爾
雅曰荷芙蓉其根藕此文云凌波而的礫即藕
為徧名非唯根矣的礫光明也上林賦曰的礫
江靡浸潭漸漬也洞蕭賦曰玉液浸潭而承其
根也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頡周禮曰川澤宜
鱗物墳衍宜介物鄭玄曰鱗魚龍之屬介龜鼈
之屬水居陸生者也漢書音義晉灼曰樵取薪
也蘇取草也濟曰玄武苑名中有幽林繚繞
也為牆環繞以為苑囿囿中觀宇相臨言多也
又曰咆鳴也渤解姑餘皆海也言魚鳥之類雖
近在此若在海以自得不失其天性鳴鶴在
陰皆自得其類也良曰碩大也草木雜生曰
灌園木竦尋者大木也叢生曰篁篠竹也言
叢竹懷風清肅之氣蒲桃體蔓延而葉密故多
陰也向曰回曲漼澄也積水眾流相合為池
贗分別也言眾草森然分別於內又曰禦謂池
沼草木有屋庇禽獸之處表而不禁任人取之

虞箴所以戒勸無為田獵卹憂也思國之所憂
 言忘從禽者言不從禽獸之樂也樵木蘇草也
 言苑囿之中草木盛人往取之無忌吝也即鹿
 苑中所養任人縱之亦非所禁咸與人共之也
 貌羽翮鳥也頡頏水浮貌鱗魚介龜也言或浮
 或沉也翰曰雉鳥鳴也言不
 迫逐不傷其性皆得安理如此
奕蓄畝甘茶 途 **伊蠢芒種斯阜西門漑其前史**
起灌其後塏流十二同源異口蓄為屯雲泄為
行雨水澍 之稷 **稷** 古徒 **陸時** 時 **稷黍** 柳 **桑**
柘油油麻紵均田畫疇蕃廬錯列薑芋充茂桃
李蔭翳 音咽 **家安其所而服美自悅邑屋相望**

武而隔踰奕世 劉曰腓腓美也詩曰周原腓腓
 詩曰薄言采芑干此蓄畝周官曰澤草所生種
 之芒種鄭司農曰芒種稻麥也今鄴下有十二
 塏天井優在城西南分為十二塏者也微子麥
 秀歌曰黍苗油油漢制列侯公主田無過三十
 頃者其餘各以官次哀帝時董賢賜田很多王
 嘉上疏均田之制從此墮壞疇者界也埽畔際
 也詩曰中田有廬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
 故曰蕃廬錯列老子曰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
 安其居鄰里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人至老死不
 相與往來善曰毛詩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
 賈逵國語注阜長也史記曰西門豹引漳水溉
 鄴以富魏之河內又曰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
 溉鄴人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
 灌鄴旁終古渴鹵兮生稻梁水陸謂高下之田
 也二渠之利下則澍生稷黍高則植立稷黍也
 說文曰澍時雨所以澍生萬物者也方言曰時

植立也爾雅曰黑謂之黝郭璞曰黑貌也聲類
曰油油麻肥也莊子曰治邑屋曷嘗不法聖人
哉謝承後漢書曰王翁位二千石奕世相襲
翰曰奕奕盛也蓄薺也茶苦菜也伊維蠶生也
芒種稻麥也阜多也言此地生茶薺多稻麥也
塋級次泄水之處言有十二也同原同漳水異
口分渠口各別也又曰黝黝黑也桑柘之美色
也油油潤色紵似麻可為布 銑曰蓄積也言
積而不用則如雲之聚若泄之乃潤田是乃行
雨也 良曰稌稻蔣種也又曰均田畫疇定其
分畔蕃屏廬室錯雜也言都人蕃屏廬舍錯雜
而布蔭翳繁盛貌 濟曰言人甘其食美其服
也 邑屋相望而阻絕終世不相往來 內則街衢善
衝 輻湊朱闕結隅石杠江 飛梁出控漳渠疏通
溝以濱路羅青槐以蔭塗比滄浪平 而可濯方

步欄占以而有踰習習冠蓋莘莘所蒸徒斑白不
提行旅讓衢設官分職營處署居夾之以府寺

班之以里閭劉曰言鄴城內諸街有赤闕黑闕

也石竇橋在宮東其水流入南北城門最是其通街

杠謂石橋也疏通也魏武帝時堰漳水在鄴西

十里名曰漳渠堰東入鄴城經宮中東出南北

二溝夾道東行出城所經石竇者也楚辭曰滄

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

曰衝交道也文子曰羣臣輻湊李尤德陽殿賦
曰朱闕巖巖晉灼漢書注曰飛梁浮道之橋小
雅曰控引也步欄長廊也楚辭曰曲屋步欄宜
擾畜上林賦曰步欄周流長途中宿蔡邕胡篋
碑曰祁祁我君習習冠蓋鄭玄曰雜色曰斑家
語曰虞芮二國爭田入文王境行者讓路周禮
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小雅曰班次也 向曰

關樓隅角控引杠橋也言街衢輻湊朱樓結角而石橋引在漳水之上也濱水畔也言流通溝渠於路畔列以槐木渠清可以比滄浪之濯纓

盛也華華衆也蒸徒人也班白老者不提挈器物也旅客也言行客讓路設官司分職務營置

居處夾於府寺分布間其府寺則位副三事官里之間各使得其所也

踰六卿太常之號大理之名厦屋一揆華

屏齊榮肅肅階關重門再局師尹爰止毗世

作禎劉曰當司馬門南出道西最北東向相國府第二南行御史大夫府第三少府卿寺

道東最北奉常寺次南太農寺出東掖門正東

道南西頭太僕卿寺次中尉寺出東掖門宮東

北行北城下東入大理寺宮內大社西郎中今府城南有五營魏武帝為魏王時太常號奉常

廷尉號大理建安十八年始置大理大農少府中尉二十一年大理鍾繇為相國始置太常宗

正二十二年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初置衛尉時武帝為魏王置相國御史大夫故云位副

三事置卿近元故曰官踰六卿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百夙夜又曰夏屋渠渠鄭玄禮記

注曰畫華也爾雅曰屏謂之樹鄭玄禮記注榮屋翼也爾雅曰兩階間曰闕周易曰重門擊柝

說文曰高門之闕也毛詩曰赫赫師尹毛萇曰師太師周之三公也尹氏為太師毛詩曰天子

是毗又曰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毛萇曰楨幹也翰曰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正德以率下利

用以阜財厚生以養人六卿周禮六官也太常主宗廟大理斷刑獄厦大厦之屋屏門牆也言

府寺制其同一揆而牆屏之設亦齊有之肅肅嚴整貌關兩階之間言作為禎祥肅然嚴整局

關也言有重門故其關亦當再矣師尹主國之政事者爰於毗佐禎祥也言此居止可以佐主而

為政也 其閭閻則長壽吉陽永平思忠亦有戚里

寘宮之東開出長者巷苞五臣諸公都護之堂

殿居綺窻輿騎朝猥鳥蹠徒斂古其中劉曰長壽吉陽

永平思忠四里名也 比貴里都護者

將軍曹淵也漢書曰萬石君傳徒其家長安戚

里以姊為美人故善曰古詩曰交疏結綺窓

廣雅曰猥衆也聲類曰蹠躡也說文曰斂驅也

丘知反良曰四者皆坊名濟曰戚里外戚

所居之里而置在帝宮之東寘置也開門也言

門出長者而巷亦包括公侯之宅向曰都護

宮名居殿之中飾為綺窻銑曰輿車騎馬猥

多也蹠斂言累積也天下朝貢車

馬繁多累積而在於都護府內營客館以周

坊飾善作宿侶之所集瑋豐樓之閉閔起建安

而首立葺立牆冢室房廡雜襲剖居厥九罔撥

五臣匠新積習廣成之傳戀無以儔稟街之邸

不能及劉曰鄴城東有都亭城東亦有都道北

者重客館故舉年號也左傳曰高其閉閔繕完

葺藉以待賓客坊人以時冢館宮室子產曰僑

開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埤以崇大諸侯之

館館如公寢爾雅曰閔巷門也一曰閔門中所

從出入也葺覆也坊人塗人也冢塋也館宮室

諸侯傳也史記曰蘭相如奉壁面入秦秦舍相

如廣成傳善曰說文曰廡堂下周屋也許慎

淮南子注曰剗剗曲刀也鄭玄論語注曰斂止

也擷古字通張晏漢書注曰疇等也漢書曰郵

支首懸稟街蠻夷邸閔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

內也錢曰營構館舍也飾宿徒所集之處以

備待士瑋美也豐大也開巷門也閔門中道也

二二

首初也起建安之中初立也 翰曰葺覆冢場
 無簷也言房簷雜錯以相掩習割劇斤斧也罔
 無也匠斲工人也言斤斧工人無較積習以漸
 理也廣成傳秦之客館豪街邸蠻夷館漢時所
 立言此二者不能及表所制 廓三市而開塵籍平遠而作之
 九達班列肆以兼羅設闔闔以襟帶濟有無之
 常偏距日中而畢會抗旗亭之峽 堯 薛五修所
 眺之博大 劉曰周禮大市日昃而市朝市朝時
 楚辭天問曰靡萍九達傳曰達市在遠之上易
 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
 退各得其所 善曰有無謂貨物之多少也二
 者常偏此能濟之也孟子曰古之為市也以其
 所有易其所無西京賦註曰旗亭市樓也堯薛
 高峻之貌也爾雅曰眺視也 翰曰廓開也塵

市中道也達道也開三市市中開道言開市要
 籍之所則平道九達之處所以便利於人 向
 曰班布也言布貨物於市以羅列之闔闔市中
 巷繞市如衣之襟帶然有無常偏謂多少二者
 或至巨萬或至貧無此為常偏也距至也畢盡
 也言至日中盡會於市也抗立也言此樓至高
 也侈美眺視也言美所視 百隧轂擊連軫萬貫
 之貨賄可謂富博廣大也 百隧轂擊連軫萬貫
 憑軾捶馬袖幕紛半一八方而混同極風采之
 異觀質劑遺子平而交易刀布貿而無筭 劉曰軾
 滕人所憑也周官曰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君
 曰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保
 物要還矣質大賈也劑小賈也刀布錢刀之謂
 荀卿書曰省刀布之歛 善曰西京賦曰俯察
 百隧史記蘇秦曰臨菑之塗車轂擊人有摩連
 社成帷舉袂成幕左傳曰楚子玉謂晉侯曰君

憑軌而觀之說文曰捶擊也河圖龍文曰八方
歸德淮南子曰采俗者所以一群生之短脩明
九夷之風采高誘曰風俗也采事也良曰隧
路也言有隧路多也轂擊者車多相摩擊也軫
車後言相連貫至於萬數皆憑軌捶馬幕覆車
軫者言擊馬衣袖與幕紛然相半濟曰使八
方混同歸於一所風俗也采事也言極俗事之
異見質劑市吏主平物價物價平而復交易也
刀錢也言錢布相與交易不可勝筭財五臣以工化賄以商通難
得之貨此則不容器周用而長務物背窳庾而
就攻劉鬻邪而豫五臣賈古著馴致善本之醇
醲漢周官曰百工飭貨八材商賈阜通貨賄
真殖傳曰柏文之後禮義大壞上下相
冒於且同通難得之貨工作無用之器攻者堅
也詩云車既攻通物曰商居賣曰賈禮記曰

器用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廉不中數幅廣
俠不中量不鬻於市姦色亂正色不鬻於市禽
獸魚鼈不中殺不鬻於市此皆不鬻邪之義周
官曰平肆展成鄭君曰展整也成平市者使定
物賈防詐豫善曰廣雅曰財貨也財與材古
字通爾雅曰賄財廣雅曰長常也言常習之史
記曰河濱器不苦窳晉灼曰窳病也淮南子曰
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周易曰馴致其道仲長
子昌言曰醇醲之化既決孔安國尚書傳曰醇
粹也說文曰醲厚酒也以酒之醲以喻政厚也
翰曰言物之材用皆工人之所化用也賄布
帛也則商者通易之難得之貨謂遠方異物寶
玉無益之物於市則不容也周備窳監攻堅著
明馴順也醇醲撲也器之備用為常用不在珍
麗物皆去濫而就堅去濫禁邪人不使乘時
射利為賈賣明順置法以勸醇撲之理也白
藏平之藏去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世資賈

珠
帙
積幣充物
關石之所和鈞財

賦之所底慎燕弧盈庫而委勁冀馬填廩救而

駟祖駿劉曰白藏庫在西城下有屋一百七十

內京邑都內寶藏也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越

人貢財之奉不輸大內食貨志曰或帶財夏書

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此夏之逸書禹貢曰庶

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鄴城西下有乘黃

廢燕幽州也弧弓爾雅曰北方之美者有幽都

筋角焉春秋左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善

曰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漢書東方朔曰不足

以危無隄之與蘇林曰隄限也

風俗通曰絮瓠之後輸布一疋二丈是謂廩君

鄭玄儀禮注曰和調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金鐵

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子虛賦曰充仞其

中說文曰駟壯馬也銑曰藏即庫也謂富有

財物如大水之無隄岸言極多也賑豐也大內

內寶庫與白藏同豐控引天下之資財向曰

實南夷稅名帙布也帶貯也言南蠻之稅積貯

多也珠玉曰琛布帛曰幣物蒲也珠玉布帛充

蒲於庫關石秤也言亦平也財物貢賦之所致

者無失常者亦慎也輸曰燕弧角弓出幽燕

地言蒲庫委積其勁硬者廩養馬屋也駟壯也

冀馬謂冀北所生馬填至乎勅京敵糾紛庶土

溢廩中而呈壯駿也

罔寧聖武興言將曜威靈介胄重襲旌旗躍莖

弓珧以解繁景予鈺飄英三屬之甲縵莫胡之

纓控弦簡發妙擬更平羸亦精反魏公位

諸侯王上赤紱遠遊冠二十一年進爵為王二

十二年得設天子旒旗出警入蹕賜朱冠冕十

文選卷六

二旒金根車駕六馬建太常設五時副車爾雅
曰弓以蜚者謂之兆蜚骨也檠弓押也詩曰二
矛重英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
趙惠文王好劍劍士夾門而客者三千人趙太
子悝謂莊周曰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
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瞑目而語難者王乃悅
之戰國策更羸謂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
更羸曰可有鴈從南方來更羸虛發而鴈下
善曰左氏傳曰子魚曰勃敵之人隘而不成列
杜預曰勃強也尚書曰庶土交正毛詩曰興言
出宿長楊賦曰以露威靈金匱曰良弓非勃檠
不張說文曰鉦小矛史記曰肩頓自立為單于
控弦之士三十萬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
動北鄰爾雅曰簡擇也謂擇處而發也 向曰
勃大也糾紛亂也庶土天下也罔無寧安也聖
武武帝也言大敵亂起天下無安武帝興言兵
大振曜其威靈也 良曰介甲也胄兜鍪也重
襲重而衣之躍舉也莖旗竿也言旌旗舉竿也

以蛤骨飾弓曰玃檠弓匣也解檠開弓匣矛鉞
比日兵器為風飄其英英旗飾也 鉞曰屬連也
言甲三札相重而連之纒胡武士纒名控引簡
釋也言引滿弓也釋處而發物無不中故妙擬
更羸更羸古 齊被練而銛廉 戈襲偏檠 督以讀
之善射者也

會 列畢出征而中律執竒正以四伐碩畫 胡精

通目無匪制推鋒積紀鉞氣彌銳三接三捷既

晝亦月剋剪方命吞滅咆 交白咻休 雲撤叛換席

卷虔劉侵 威八紘荒阻率由洗兵海島刷馬

江洲振旅輪 反旆悠悠凱歸同飲疏爵普

疇朝無利 官五印國無費留 劉曰左傳曰被練三
千馬融曰練為甲表

史記蘇武曰張弩在前銛戈在後司馬法曰師多則讚孫子曰奇正還相生若環之無端莊子曰庖丁爲文惠屠牛手之所觸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文君曰善哉技庖丁對曰臣好者道進乎技矣臣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者二年之後未常見全牛也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也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也而刀刃若新發於硎若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文君曰善吾聞丁之言得養生焉一紀十二年推鋒積紀謂魏武帝從初平元年起兵至建安二十年軍無不剋抑亦庖丁用刀十九年之義也孫武曰避其銳氣謂銳氣之利甚於鋒刃也易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詩曰一月三捷旣晝亦月者蓋取其頻繁之數或日或月也方命放棄王命也尚書曰弗哉方命剋剪方命者謂始起兵誅董卓之首亂漢室也咆咻猶咆哮也自矜健之貌

也詩曰咆然于中國吞滅咆然者剋黜韓暹楊奉之專用王命也換猶恣睢也漢書曰項氏叛換雲徹換叛者謂討破袁紹猶勝項羽也虔劉殺也左傳呂相絕秦曰虔劉我邊陲席卷虔劉者謂擒呂布於徐州剋袁術於揚州平韓約馬超於雍州降劉表於荊州也侵威八紘荒阻率由者謂北羈單于于白屋東懷孫權於吳會西攝劉備於巴蜀也刷小嘗也司馬相如梨賦曰喇嗽其漿蘇秦曰鞣鞣殷殷若三軍之衆春秋穀梁傳曰入曰振旅無事以嚴衆也左傳曰凡公行告於宗廟反飲至漢書曰疏爵而貴之疏爵普疇疇其爵邑者剋印印角剋也韓信傳曰項王有功當封爵印剋忍不能與孫子兵法曰戰勝而不脩其賞者凶命曰費留善曰國語曰公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偏絮之衣韋昭曰絮在中左右異色故曰偏絮說文曰讚列中止也然讚列或止或列周易曰師出以律漢書曰侵威盛容淮南子曰八澤之外乃有八紘尚書曰

率由典常以藩王室魏武兵接要曰大將將行
兩濡衣冠是謂洗兵劉劭七華曰漱馬河源遊
目崑崙蒼頡篇曰鞬鞬衆車聲也毛詩曰悠悠
旆旌魏武孫子注曰賞不以時但留費也向
曰言士卒齊整服練而執銛利之戈襲著也偏
聚戎衣名以出征四遠行其誅伐師多言讀言
使士卒被練執戈衣偏聚之裳以爲行列也軍
帥師出行盡中剋勝之法執奇正之計也又曰
謂戰勝將休兵欲還師乃洗刷兵馬於海島江
洲也兵還曰振旅鞬鞬衆聲悠悠旆旌飛貌戰
勝則凱樂而歸行飲至之禮饗會將士有功者
分其爵邑疇度使當其功剋印印角漸銷項羽
欲封有功手執其印惜不與令得剋言今有功
即封不吝惜之故朝無剋印功不賞曰費留謂
今賞之故無此也銑曰碩大也言大畫奇策
精通妙理舉無遺者目見所爲皆合宜制鋒鋒
刃推舉也十二年曰紀謂武帝自初平年起兵
至建安二十五年故曰積紀言雖積紀鋒鏖之

氣彌加猛銳 翰曰言一日三接戰於敵人一
月三捷剋之方放也咆哮猶咆哮也言放棄王
命咆哮不賓者皆除剪吞滅之撤去也叛反換
易也虔劉殺也侵漸也言反易常道之人皆如
雲去席卷盡殺之漸以威德布於八方則荒
阻之俗皆有相率來賓莫不由大魏之德 喪

亂旣弭而能宴武人歸獸而去戰蕭斧戢柯以

柙胡甲刃虹旌攝麾以就卷斟洪範酌典憲觀所

恒通其變上垂拱而司契下緣督而自勸道來

斯貴利往則賤因固寂寥京庾流衍劉曰尚書

獸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強秦之勢伐弱韓譬
猶齊蕭斧以伐朝菌也馬融廣成頌曰建雄虹
之長旄洪範箕子陳政術之篇也易曰觀其所
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曰通其變使民

不僂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徵善曰周公攝政弘化弭亂司馬法曰以戰去戰雖戰可也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莊子曰綠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也司馬彪曰綠順也督中也順守道中以為常禮記曰仲春省囹圄文子曰法寬刑緩囹圄虛空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鄭玄曰庾露積穀也翰曰弭平也言天下既平而能為宴樂武王歸馬放牛去其戰士蕭斧越斧也戰歛其柯藏押其刃虹旌畫為虹者攝收其摩旌以卷藏之皆示不服用也洪大範法言理天下之大法典常也言息兵革當安人故斟酌大法與常憲不可失也觀人之恒理謂使知其情通而變之使其不倦上則垂衣拱手執法契以御天下緣順督中下則順乎中道而自勸勉而復貴道賤利因周獄也寂寥空也京大庾倉也流衍積多也於是東鯁帝即序西傾順軌荆南懷德惠朔

北思韙

偉

緜緜迥塗驟山驟水襁

居

負責慈贄亂

職

重譯貢篚鬃側首之豪錄渠耳之傑服其荒

服歛衽而魏闕置酒文昌高張宿設其夜未遽

庭燎晰晰

支

有客祁祁載華載裔入聲岌岌冠

縱所纍纍追辮髮清酤戶如濟濁醪如河凍醴

流澌

息

温酌有躍波豐肴衍衍行庖皤皤惜惜

區一據譙酣滑無譁呼瓜反劉曰地理志曰會

醢

國以歲時獻見尚書禹貢曰織皮西傾因福是

來織皮西戎國也德順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曰

義征不德淮南子曰三苗鬻首禮贊也周官

曰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

禮贊也周官

為贄孟子曰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賚建安二十
 一年匈奴南單于呼韓厨泉將其名王大入來
 朝待以客禮張衡南都賦曰九醞其醴十旬兼
 清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楚辭小招曰挫糟東
 飲耐清凉王逸曰凍冷也耐三重釀酒也韓詩
 曰賓爾籩豆飲酒之醞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
 醞許氏曰醞者美酒善曰尚書曰西戎即序
 尸子曰荆者非無東西也而謂之南其南者多
 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趨是也論語曰襁負其子
 博物志曰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上蒼頡篇
 曰賚財貨尚書曰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山海經
 曰青要之醜武羅司之穿耳以鏐郭璞曰鏐金
 銀之器名醜音神漢書曰夜未央鄭玄曰未渠
 央也毛詩曰庭燎哲哲楚辭曰高余冠之岌岌
 鄭玄禮記注曰纏今之幘也纏與縱同漢書曰
 諸侯繫纒從楚又終軍曰解辯髮削左衽毛詩
 曰既載清酤說文曰漸流水也周易曰鴻漸于
 盤飲食行術王肅曰術術寬饒之貌也幡幡豐

多之貌也韓詩曰惜惜夜飲薛君曰惜惜和悅
 之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樂酒曰酣毛詩曰迨
 我暇矣飲此酒矣毛萇曰酒昔也鄭玄曰沛舊
 之也一曰酒樂也向曰東饗西傾國名即就
 次序也軌車迹也言二國之人就成次序順同
 軌迹躑躅美也絲絲遠貌迥長也襍以繩繫篚賚
 贄其土物也言荆南朔北之夷皆懷惠思美絲
 絲行於長道躑躅彼山水負其篚篚賚其土物重
 譯言其來貢也又曰醴酒之味遇寒乃凍漸冰
 也耐美酒也言多如河濟故當躍波也此皆甚
 言之其實不然也行庖主行食者銜銜幡幡並
 多貌惜惜和悅之貌能者飲不能者止驅讌酒
 樂也謂醞樂而不誼譯也曰髮首鏐耳皆夷
 人也豪傑謂酋長言其各衣本服而來斂衽袖
 也魏闕帝闕也言斂袖而拜於帝闕之下翰
 曰置酒於文昌殿以宴蕃夷也高張其樂先夜
 而設其夜未遽謂未急明也凡天子會諸侯必
 設庭燎以待之晰晰光明也祁祁衆多也載華

載裔言此亦有華夏之臣四裔之人相雜而來
朝中國諸侯有冠纒則及岌然纒冠也岌岌高
貌蕃夷之人則辮髮行列墨墨然良曰清醕
濁醪並酒也濟水清河水濁故比之言多亦如

之延廣樂奏九成冠韶夏冒六英五莖善無六英字

僧音曹五臣作嘈響起疑震霆天宇駭地廬驚億若大

帝之所興作二羸之所曾聆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延陳也尚書曰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樂動聲儀曰帝嚳樂曰六

英帝顓頊曰五莖舜曰大韶禹曰大夏宋衷曰

六英能為天地四時六合也五莖能為五行之

道立根本也漢書顓頊作六莖夏大承二帝也

韶繼堯也嘈與僧古字通西京賦曰大帝說秦

穆公而觀之響以鈞天廣樂史記曰趙簡子病

扁鵲視之曰昔繆公嘗曰帝告我晉國且大亂

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二日簡子寤曰我之帝所

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

代之樂又曰趙氏之先與秦同祖然則秦趙同

姓故曰二羸也博雅曰聆聽也翰曰廣樂天

帝樂九成九奏也韶舜樂大夏禹樂六英帝嚳

樂五莖顓頊樂冠首也昌猶籠也言數奏樂皆

首出韶夏籠羅六英嘈聲起如振動雷霆駭驚

天地億遠也大帝天帝言遠若天帝之所興作

鈞天廣樂之聲二羸謂秦穆公趙簡子趙與秦

同祖穆公簡子皆曾夢天帝為其奏鈞

天廣樂故云二羸之所曾聆聆聽也金石絲

竹之恒韻匏土革木之常調干戚羽旄之飾好

去清謳微吟之要妙世業之所日用耳目之所

聞五臣作關覺雜糅汝又紛錯兼該汜善作泛博鞅都

鞅居所掌之音躅邁昧任而金禁金之曲以娛四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夷之君以睦八荒之俗

劉曰鞞鞞周掌樂官名也周官鞞鞞氏掌四夷

之樂與其聲歌韓詩內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善曰周禮曰播

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禮記曰干戚羽旄謂之樂鄭玄曰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羽

翟羽也旄旄牛尾文舞所執魏文帝樂府曰短歌微吟不能長孔叢子曰世業不替周易曰百

姓日用而不知鄭玄周禮注曰鞞鞞四夷舞者犀也毛萇詩傳曰東夷之樂曰鞞鞞經鉤命決

曰東夷曰昧南夷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鞞昧皆東夷之樂而重之疑悞也甘

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翰曰干盾戚斧也羽翟羽旄旄牛尾皆舞人執之謳歌也謂樂以

防淫和元氣故王者為代業不可一日而廢固當常用可以開發耳目之聰明也縹文縹也紛

錯亂雜也該同也汜博猶廣大也言禮樂之音文縹亂雜兼同普汎而觀之可謂博大也何

曰鞞鞞樂官掌四夷樂所以各為其方既苗既樂以娛之此蓋和睦八荒之風俗也

狩爰遊爰豫藉田以禮動大閱以義舉去備法

駕理秋御顯文武之壯觀邁梁騶之所著劉曰建安

二十一年三月魏武帝親耕籍田于鄴城東建安二十二年十月甲午訓兵上親執金鼓以詔

進退大閱講武也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田也善曰孟子曰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

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禮記曰天子為藉田千畝公羊傳曰大閱者何

簡車馬也蔡邕獨斷曰天子有法駕莊子曰尹需學御三年而所得夜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

朝其師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獨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

法駕也史記曰此天下之壯觀也銑曰既已也夏獵曰苗為苗除害冬獵曰狩狩收也言盡

收取之爰於也春出曰游秋出曰豫天子躬耕
 曰藉田以為農者先所以勸民也言動以禮也
 大閱講武也言以舉義也法駕大輅車六馬駕
 也言天子出行必以此也秋御御名使人調理
 習之文謂習禮樂也武謂田獵講武也百官禮
 樂鑄鑄可法壯觀也邁過也梁騶古者天子田
 獵地名今則過也 **林不槎** 雅仕 **拊** 五割 **澤不伐** 天老 **斧**
 古書之所著也 **折** 羊七 **以時** **晉網** 善作 **以道德** **連木** **理仁** **挺芝** **草**
皓獸 為之 **育藪** **舟魚** 為之 **生沼** **商** 津 **雲翔** **龍澤**
馬 子 **阜山** **圖** **其石** **川** **形** **其寶** **莫黑** **匪** **鳥** **三趾**
而來 **儀** **莫赤** **匪** **狐** **九尾** **而自** **擾** **嘉** **穎** **離** **合** **以** **尊**
尊 子 **醴** **泉** **涌** **流** **而** **浩** **浩** **顯** **禎** **祥** **以** **曲** **成** **固** **觸** **物**

而兼造蓋亦明靈之所酬酢休徵之所偉兆

劉

草木未成曰天折方斧也詩云取彼斧斨以伐
 遠揚延康元年木連理芝草生於樂平郡白鹿
 白麀見於郡國赤魚見於太原郡黃初元年十
 一月黃龍高四五丈出雲中張口正赤商雲者
 外赤內青也揚雄太玄曰紫霓霧雲澤馬見於
 上黨郡瑞石靈圖出於張掖之柳谷始見於建
 安形成於黃初二年醴泉出河內郡玉璧一枚
 延康元年嘉禾生醴泉出易曰顯道神德行是
 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賓主俱飲主人先舉
 名曰酬客酌主人酒名曰酢酢者報也行道德
 乎神明而祥瑞皆至此蓋明靈感應也 理其與
 人事交報之義也故曰蓋亦明靈酬酢也 善
 曰國語里革曰山不槎蘖澤不伐天文子曰鷹
 隼未擊羅罔不得張谷草木未落工不得入山
 林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古瑞命
 記曰王者慈仁則芝草生說文曰子小步也尚

書曰鳳凰來儀應劭漢書曰擾音擾也說文曰穎德也葦茂盛貌蒼頡篇曰穎善也周易曰成萬物而不遺尚書有休徵孔安國曰序美行之也說文曰偉大也良曰棧斬也拊斬去木梢也今復出者天賦之子新斧也言非時不入山林斬拊林木傷我天賦禮云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草木落斧斤入山林鷹隼擊然後施罟弋故云斧新以時罟網以道辨曰有德則木連理懷仁則挺生芝草結獸丹魚並祥瑞藪澤池沼也翰曰喬雲赤色雲飛龍出焉澤馬于於山阜于小步山川皆為之生國見寶也何曰其時三足鳥九尾狐見詩云莫黑匪鳥莫赤匪狐擾馴擾也說曰嘉穎為嘉禾合穗尊尊花秀貌浩浩泉流貌此皆明禎祥曲成我靈祚故乃綱類兼造化而出偉大也兆示也則明神酬酢仁德休徵大示於天下取美率土遷善罔匱沐浴福應宅心醴徒粹南遂

餘糧栖畝而弗五臣本收頌聲載路而洋溢河

洛開奧符命用出翩翩黃鳥銜書來訊信人謀

所尊鬼謀所秩劉宗委馭巽其神器闕五臣玉

策於金滕案圖錄於石室考歷數之所在察五

德之所莅量寸旬洎吉日陟中壇即帝位改正

朔易服色繼絕世脩廢職徽幟以變器械以革

顯仁翌明藏用玄默菲言厚行陶化染學讎校

篆轉籀逐又篇章畢覲優賢著於揚歷匪藁形於

親戚劉曰河洛開奧河出圖洛出書也黃初元年黃鳥銜冊書見河尚臺易曰人謀鬼謀

百姓與能策玉牒也尚書曰納策于金滕滕絨也揚雄遺劉歆書曰得觀書於石室苙臨也馬融論語註曰菲薄也

曰周宣王太史作大篆漢書晁錯曰今陛下

不孽諸侯應劭曰接之以禮不庶孽畜之也

良曰取收和樂貌言率土和暢去惡遷善而無

匱乏沐浴休徵之應宅居也醴粹猶醇厚也言

醇厚之化居於人心年穀豐多盈於田畝如鳥

耳又曰五德五行也苙臨也言察五行之行所

臨相生也又曰文帝寡言厚行陶染而成其學

雖荅校考經史篆籀之書篇什文章莫不盡覽

翰曰河洛出圖書開秘奧而大魏符命用出也

翩翩飛貌訊告也魏將受禪有黃鳥銜其書書

有文告以祥應秩序也人謀所尊謂歌謠也鬼

謀所序謂祥瑞也又曰徽幟旌旗器械兵器革

改也濟曰委棄也神器帝位漢主委棄天下

之尊讓於魏也又曰翌明也言文帝有仁明之

德藏用於內守玄默而不言而德化以著向

曰玉策所以記帝王之跡金滕金匱也所謂玉

版金匱石室藏秘書之所帝王圖籍於此藏也

又曰著明也優其賢才明其搜揚而歷試之匪

非彙私形見也言文帝非以私情而見於親

戚銑曰消釋也言擇吉日就帝位乃改漢

之正朔服色也王侯有絕嗣者命而繼之本枝

士有失職者復之皆王者初受位之體也

別幹蕃屏皇家勇若任城才若東阿抗旂則威

驗秋霜擗翰則華縱春葩英喆列雄豪佐命

帝室相兼二八將猛四七赫赫震震開務有謚

密故令斯民觀泰階之平可比屋而為一劉曰

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魏武帝以鄢陵侯彰為
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

卒至彭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人身自搏戰追
胡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黃帝泰階六符經曰
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
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
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
風雨時歲大登民人息天下平是謂太平善
曰毛詩曰本支百世說文曰幹本也左傳富辰
曰封建懿親以藩屏周蔡邕述行賦曰皇家赫
而天居彰後為任城王植為東阿王漢書終軍
曰驃騎抗旌昆耶左衽險猶猛也荀悅申鑒曰
人主怒如秋霜答賓戲曰摘藻如春華易乾鑿
度曰代者赤允黃佐命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
古言王室周易曰夫易開物成務爾雅曰謚靜
也尚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而封翰曰本根
也言諸兄弟侯王者皆帝之同體如木之同根
而別枝幹皆作社稷之藩援虺曰抗立險猛
摘發也立旌節則威猛如秋霜謂任城王章發
文翰則華縱如春之葩花謂東阿王植良曰

二八謂舜之八元八凱言今之相兼而過也四
七謂堯武二十八將言今之將猛於彼者向
曰言王侯將相赫赫而盛震震而壯皆開物成
務養天下清謐者也泰階三星也三階平則天
下太平故欲使此億兆之人觀
之則比屋可封而天下一家也
有終傳業禪祚高謝萬邦皇恩五臣綽矣帝德
冲矣讓其天下臣至公矣榮操行之獨得超百
王之庸庸追亘卷居領與結繩瞻留重華而比
躡尊盧赫胥羲農有熊雖自以為道洪化以為
隆世五臣篤玄同奚遽不能與之踵武而齊其
風劉曰淮南子曰古者有督而卷領以王天下
其為德生而不殺莊周曰昔者軒轅氏赫胥

氏尊盧氏處農氏當是時人結繩而用之
 若此之時則至治也黃帝一號有熊氏踵繼也
 武迹也楚辭曰及前王之踵武善曰幽通賦
 曰且筭祀于契龜音義曰筭數也尚書曰天祿
 永終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西京賦曰皇恩溥
 尚書曰帝德廣運老子曰大盈若冲字書曰虛
 也魏志曰陳留王奐即皇帝位後禪位于晉嗣
 王魏世譜曰魏封帝為留王臣至公謂帝為臣
 於晉至公之道也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至
 公司馬相如弔二世文曰操行之不得班固曰
 漢承百王之弊馮衍顯志賦曰非庸庸之所識
 庸謂凡常無奇異也史記曰舜字重華高誘淮
 南子注曰隆盛也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是謂玄同韓子曰雖厚愛之奚遽不亂翰曰
 謂魏氏德衰為晉所代筭年有數天祿去已遂
 傳業於晉退位以謝萬國則我皇情寬綽帝德
 冲深自退為臣實至公矣濟曰榮猶美也庸
 庸瑣瑣也亘過也瞻瞻顧顧也留留心也卷領結

繩上古有道君重華舜也言魏主有讓德可謂
 美操高行獨得於此超百王瑣瑣之道追過卷
 領結繩之主瞻顧留心於舜與之比蹤為讓禹
 也洪大崇高篤厚也玄同猶大同也奚猶何也
 遽急踵繼武迹也言其雖自曰道大化高代有
 醇厚字內大同亦何急與之比競哉言我亦不
 能與之繼迹而齊其風言猶小也
 是故料聊其建國析歷其法

度諮其考室議其舉厝五臣作措復之而無斁亦申

之而有裕非疏糲葛魯之士所能精非鄙俚之言

所能具劉曰詩云斯干宣王考室也疏糲籩也

遷傳曰賈而不俚俚鄙也善曰說文曰折量

也爾雅曰咨謀也陳琳檄吳將校曰豈輕舉措
 也哉毛詩曰無斁於人又曰綽綽有裕銑曰
 料計也析分也諮猶詢謀也言謀度其宮室之

制皆合法則也立都邑分析法度令得其所詢
謀宮室之儉奢議舉直措枉之事復循覆也敦
厭也申猶用也裕寬也言都邑制度宮室儉奢
舉措枉直之事反覆申用於代可謂無厭倦而
有寬裕言王化天下無厭用之寬簡此故非疏
賤之士所能精曉鄙俚之言所能委具而知之

至於山川之倬陟詭物產之魁殊或名竒而見

稱或實異而可書生生之所常厚洵詢美之所

不渝其中五臣無其中字則有鴛鴦交谷虎澗龍山掘

鯉之淀殿蓋節之淵五臣作泉砥砥祈精衛銜木償

常怨冤常山平干鉅鹿河間列真非一往往出

焉昌容練色犢配眉連玄俗無影五臣作景木羽偶

仙琴高沈水而不濡時乘赤鯉而周旋師門使

火以驗術故將去而林燔扶原反劉曰老子

生之厚也謂通生生之精以自厚也鴛鴦水在

南和縣西交谷水在鄴南虎澗在鄴西南龍山

淵而淺也蓋節淵在平原南縣北山海經曰發

鳩之山有鳥狀如鳥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

衛赤帝之女名女娃女娃遊於海溺而不反精

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埋東海焉列真謂真仙

也列仙傳曰昌容者常山道人自稱殷王女
食蓬萊根二百餘年而顏色如年二十人故曰
練色犢子者鄴人也時壯時老時好時醜乃知
其仙人也陽都女者生而連眉耳細而長衆以
為異俗皆言此天人也會犢子來過都女都女
悅之遂留相奉待出門共牽犢耳而走莫能追
之玄俗者自言河間人也餌巴豆雲英賣藥於

市七九一錢治百病王病衰服藥用下純十餘
頭王家老舍人自言父其見俗俗形無影王呼
俗著日中實無影河間故趙也文帝三年以為
國木羽者鉅鹿南和人也母貧賤常助產婦兒
生自下嗷母母大怖暮夢見大冠赤幘守兒言
此兒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子與木羽俱仙母
陰信識之後兒生字之為木羽兒至年十五夜
有車馬來迎之呼木羽木羽為我御來遂俱去
琴高者趙人也浮遊冀州二百餘年後辭入滂
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期日皆繫齊待於滂
遂屋祠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留一月復入水
去師門者肅父弟子亦能使火為孔甲龍師孔
甲不能修其心意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
之訖則山木皆燔孔甲祠而禱之來還而道死
肅父冀州人也在曲周市上曲周屬廣平郡漢
武帝征和二年嘗為平干國故曰常山平干也
師門者本肅父弟子故附冀州善曰廣雅曰
倬絕也薛綜西京賦注曰詭異也王逸楚辭注

曰魁大也鄭玄周禮注曰生猶養也劉瓛周易
義曰自無出有曰生毛詩曰洵美且仁鄭玄曰
信也毛詩曰舍命不渝毛萇曰渝變也說文曰
抵亦翅字翼翅也叔政反今音祗抵飛貌也
馮衍爵銘曰壽配列真劉歆移曰天下眾書往
往頗出左氏傳太史尅曰奉以周旋向曰詢
信也渝異也言山川倬絕物產太殊名奇實異
下文所謂稱而書之者乃生人資厚皆信美而
談之非變改而妄說也濟曰定泉而易揚壯
淺者周旋為周遊也良注翰注同

容衛之稚質邯鄲躡步趙之鳴瑟真定之黎故

五臣安之栗醇耐中山流酒千日淇其汨相之

笱信都之棗雍丘之梁清流之稻錦繡襄邑羅

綺朝歌縣續房子縑總子清河若此之屬繁富

夥稱多善作非可單究是以抑而未罄也劉

枚乘兔園賦曰易陽之容淮南子曰蔡之幼女

衛之雜質史記曰趙中山鼓鳴瑟趾羅真定屬

中山郡出御黎故安屬范陽出御栗陽雄幽州

日蕩蕩幽州惟冀之別禹貢無幽州故安今

至家而醉其家不知其醉以為死也棺斂而葬

之中山酒家計向千日憶曰玄石前來酌酒其

醉向解也遂往問其隣人曰玄石死來三年服

以關矣於是與其家至玄石冢上掘而開其棺

玄石於是醉始解起於棺中其俗語曰玄石飲

酒一醉千日信都屬安平出御棗雍丘屬陳留

也地理志曰魏參之分野南有陳留相斌曰雍

丘之糧清流鄴西出御稻襄邑屬陳留舊有服

官中都賦曰朝歌羅綺又房子出御縣清河出

縑總清河一名甘陵也善曰漢書音義臣瓚

曰站為躡站都喋反躡所解反薛君韓詩章句

曰均眾謂之流閉門不出容謂之洄詩曰瞻被

淇澳綠竹猗猗漢書溝洫志曰下淇園之竹杜

預左傳注曰水出汨及郡及即衛地也汨或為

園音垣銑曰壯容少年美麗之容易陽易水

之陽中多美女稚質童顏也邯鄲趙地亦多美

蓋比物以錯辭述清都之間麗雖選言以簡章

徒九復而遺言覽大易與春秋判殊隱而一致

末上林之墮牆本前脩以作系胡計反劉曰

知言之選擇來比物謂屬變而還復舊貫則知

曰造旬始觀清都言雖選言簡章徒至九復而猶遺其精旨也春秋推見以至隱易本隱以之顯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故曰未上林之墮牆夫前脩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頽牆填壘使山澤之人得至楊雄羽獵賦後曰放雉兔牧且果與百姓共之亂者理也傳曰有亂臣十人此皆二賦以其後居正之義理其前過甚之事也張衡東京賦曰相如壯上林之觀楊雄騁羽獵之辭雖系以墮牆填壘亂以牧其且果卒無補於風規蓋易有系辭之義而以本於前脩以為系胤之意也系者胤也且易之系述而辨至於相如初壯上林之觀後說墮牆之事首尾相刺非本系辭之流也而張衡云系以墮牆謂為系辭同音於義有未安焉諸文賦之後亂者與本絕於墮墮收且果雖不與本文絕義張氏同諸系辭之別可知也善曰韓子曰連類比物列子曰周穆王暨化人之宮王以為諸清都紫微推見

至隱班固漢書司馬相如贊文也言大易春秋隱顯殊而合德若一故觀覽而法則之上林則頽牆填壘雖本前脩而作系所謂觀百而諷一故輕末而鄙賦翰曰旨美也先生言以其土地物雜錯文辭述魏都之間麗然雖擇選章句徒至九變廻復而終遺其美上林賦云頽牆填壘者為漢氏苑囿之大方欲頽之使山澤之人得至而我無苑囿之大山川萬物皆符自然故以頽牆為末事也守古人賢其軍容弗犯信身聖之道而系襲之以為本也其軍容弗犯信身其果毅糾華綏戎以戴公室元勳配管敬之績歌鐘折聲邦君之肆則魏絳之賢有令聞也國語曰伯納女樂二八歌鐘二肆公賜魏絳女樂八歌鐘一肆曰于教寡人我戎狄而正諸華樂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與子共之善曰司馬法曰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

不入國禮記曰介冑有不可犯鄭玄禮記注曰
信讀如屈伸之伸嚴楷字也左傳曰君子曰殺
敵為果致果為毅班固漢書述曰太祖元熱啓
立輔臣毛詩曰令聞令望 濟曰糾察華夏使
不為非撫安戎狄使不為亂元大也熱功也管
仲相齊桓公九合諸侯經終輔晉悼公也 合諸
侯故熱功配之析分也那君晉悼公也 閒居
終本義人今論魏德之盛故述終於此 閒居
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為之
軾廬諸侯為之止戈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 劉
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侯教之過其廬而
軾之其僕曰干木布衣耳而君軾其廬不亦過
乎文侯曰干木不趣俗役懷君子之道隱處窮
巷聲馳千里之外未肯以已易寡人也寡人光
乎勢干木富於義勢不如德尊財不如義高吾
安敢不軾乎秦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

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乃不可加乎兵秦君
以為然乃止干木寂然不競於俗故曰職競弗
羅也逸詩云此云詢多職競弗羅 善曰漢書
曰司馬相如稱疾閒居毛詩曰誕寘之隘巷又
曰其室則迥老子曰解其紛 鏡曰段干木處
於窮隘之巷居室雖近而心遠大富有仁義職
務之人所競者而其心不羅魏文侯過其廬而
軾焉秦欲攻魏聞文侯禮干木乃止故云諸侯
為之止戈此則 貴非吾尊重士踰山親御監門
所謂解紛也 謙謙同軒擗格秦起趙威振八蕃則信陵之名
若蘭芬也 劉曰史記曰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
十大會賓客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秦兵圍
鄆鄆公子請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王畏秦終
不聽公子用侯生策使朱亥推殺將軍晉

鄒而奪其軍進擊秦軍秦軍解去邯鄲遂存秦
 兵伐魏公子駕歸救魏魏王以上將授公子
 公子使編告諸侯諸侯各進兵救魏公子率五
 國之兵勝秦至函谷關秦兵不敢出當是之時
 公子威震天下善曰史記曰侯生直上載欲
 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然親御謂身自為御
 也監門即侯嬴也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
 向日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不以貴自尊重天
 下賢士踰於丘山同軒即為御也英辯榮枯能
 此信陵之名如蘭之芳香不絕也
 濟其厄位加將相室知隙之策四海齊鋒一口
 所敵則張儀張祿亦足云也劉曰史記張儀者
 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儀
 以學而遊說諸侯嘗從楚相飲楚相亡璧楚相
 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此必盜相若璧共執
 儀掠答數百不服釋之張儀相秦使於諸侯皆

說之散其合從之謀秦封儀為武信君為秦將
 取陝築上郡塞范雎者魏人也遊說欲事魏王
 家貧無以自資乃事魏中大夫須賈賈怨范雎
 以告魏將魏齊答擊折脅搯齒雎佯死即盛以
 簣中范雎謂守者曰公能出我以厚謝公守者
 乃請弃簣中死人遂伏匿更名張祿先生隨秦
 謁者王稽入秦謂昭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有
 田單而不聞其有王也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
 出使不報華陽涇陽專斷不請四貴備而國不
 危者未之有也昭王懼乃疑穰侯收其印而相
 張祿封為應侯應侯之相秦蔡澤說曰今君相
 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廟坐制諸侯六國不得合
 從使天下皆畏秦也善曰曹植輔臣論曰英
 辯博通張升反論曰虛枯則冬祭解朝曰室隙
 蹈瑕而無所屈也翰曰言張儀張祿英雄辯
 說榮枯在於一朝能濟時厄秦用張儀張祿為
 相室塞也隙竅也言張儀張祿籌策如以一物
 塞小竅應時而合四海諸侯雖齊鋒攻秦一言

以說乃能敵之故此亦推五臣惟庸蜀與鵠劬

足云二人皆魏人也和苦句溝吳與鼃鳥鼃猛同穴一自以為

禽鳥一自以為魚鼈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推

人孔安國曰庸在江漢之南左氏傳曰鸛鶴踈踈

孰姑壽夢也句吳太伯始所居地名說文曰鼃漢賈捐之

蝦蟇也鄭玄周禮注曰鼃蝦蟇屬也漢賈捐之

上書曰駱越之人譬猶魚鼈何足貪也鍾會論

日吳之玩水若魚鼈蜀之便山若禽獸良曰

推猶實也蜀多山林且地狹如與鵠鵠之同山巢編小也吳有江湖卑濕如與鼃鼃同穴也

阜猥積而崎嶇泉流迸集而映烏咽隰壤濺所

漏而沮豫如林藪石留力而蕪穢窮岫泄雲

日月恒翳宅土熇暑封疆障厲劉曰山阜猥

迸集吳也戰國策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阜韓王曰成阜石留之地無所用之也石留之

地喻土地多石猶人物之有留結也一曰壤激

而石也或作溜字善曰廣雅曰躡距傾倒也

字書曰映咽流不通也公羊傳曰濺者何濺也周易曰濺散漏然漏猶濺也濺所濺反毛詩曰

彼分沮如毛萇曰沮如其漸如也楊惲書曰蕪穢不治吳蜀皆暑濕其南皆有瘴氣又曰沮猶

出也岬蒼曰熇蕪貌齊曰言蜀多山阜猥曲

積深奇嶇而險也良曰言吳地多江海流泉

迸集言百川水迸集於此映咽流也銑曰下

濕曰隰隰之土流濺水多復漏而出沮如泉泥

相和貌林藪礫石地名石間有水曰石留地多草而荒蕪孤窮山岫恒出陰雲不見日月常掩

霧多雨蔡莽螿適刺力昆蟲毒噬劉曰蔡莽螿

向注同蔡莽螿刺多毒草也

昆蟲毒噬蝮蛇鳩鳥之屬也善曰王逸楚辭

注曰蔡草莽也方言曰莽草也南楚曰莽鄭玄

禮記注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翰

曰刺割噬咬也蔡莽毒草也所以適割人昆蟲

毒蟲皆漢罪流禦秦餘徒剗宵貌最罪陋稟

咬人也

質逦和脆巷無村直首里罕耆臺或魁直髻

五臣作而左言或鏤膚而鑽官髮或明發而嫿

徒歌或浮沫而卒歲劉曰楊雄蜀都賦曰秦漢

秦破趙遷卓氏於蜀漢時日南比景合浦九真

亦皆有徙者息夫躬孫寵之屬焉善曰左氏

傳舜流四凶族以禦螭魅廣雅曰留餘也地

理志曰江南卑濕丈夫多天巴蜀輕易淫泆柔

弱福阨漢書曰人宵天地之貌方言燕記曰豐

人村首村首長首也燕謂之村交益之人率皆

弱陋故曰無村首左傳曰最爾小國最爾小貌

也廣雅曰質軀也逦亦脆說文曰脆少更易斷

也左傳曰王使宰孔謂齊侯曰伯舅耄老七十

曰耄揚雄蜀記曰蜀之先代人推結左語不曉

文字謳歌巴土人歌也何晏曰巴子謳歌相引

牽連手而跳歌也潛行爲沫詩曰漢之廣矣不

可冰思漢書淮南王曰越鑽髮文身之人張揖

以爲古翦字子踐反文身即鏤膚也毛詩曰明

發不寐爾雅曰嫿嫿契契愈遐急也郭璞曰賦

役不均賢人憂歎遠急切也或作嫿音若

詩曰何以卒歲良曰秦漢遷流罪人於南方

以禦魘魅邪亦罪人也宵小也言其小貌最陋

醜惡蓬脆急躁輕蹶之貌濟曰罕希也言吳

蜀人最陋多不壽故巷無村首里希耆老雅

結以髮結於兩耳垂者左言謂不曉文字鏤膚

即文身者鑽髮爲一撮於項後銑曰發曉也

嫿歌人憂者歎切急之歌言二國政急也

居于江湖若魚鼈浮沫以爲終歲之事

風俗

風俗

風俗

風俗

風俗

風俗

以壑下界慄果為媼音盡五臣作人物以戕害為

藝善曰楊雄反騷曰何文肆而質壑應劭曰壑

七靜好也左傳曰自內害其君曰殺自外曰戕

害為能也威儀所不攝憲章所不綴劉曰孔子

善曰毛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賈逵國語註

也由重山之束阨因長川之五臣裾勢距遠

關以闕關時高櫟巢而陞制蜀也長川裾勢謂

吳也漢書形束壤制善曰束阨束其民由於

湫厄也裾勢依裾川之形勢也陞制亦以高櫟

之陞而能約制其民也形勢足以束制其人也

裾古據字九御反向曰裾如衣以為要勢

翰曰言距守遠關關關中國是居薄戍繇冪無

鳥巢而設階陞之制固非其宜矣

異蛛螫莫之網弱卒瑣甲無異螳螂之衛善曰

春秋湯祝曰蛛螫作網習今之人學之蛛音株

莊子蘧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

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銑曰繇冪微

細也言二國守戍之兵如蛛螫之網觸而乃破

常然雖信險而勤了絕揆既往之前跡即將來之

後轍成都迄已傾覆建業則亦顛沛善曰書曰天

左傳呂相絕秦曰傾覆我社稷論語曰顛沛必

於是馬融曰顛沛僵仆也向曰先代吳王夫

差國滅公孫述稱蜀帝而亡雖各以恃險皆勤

翰曰迄竟也成都蜀都建業吳都言竟將顛覆顧非案郊於壘棊焉至

觀形而懷怛善曰言其危懼易見不俟觀形也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問

之求見曰臣能系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作之孫息以棊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

靈公曰危哉孫息曰是不危復有危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鄰國將欲興兵社稷亡滅君

欲何望公即壞臺賈逵國語註曰怛懼也良曰荀息累十二棊子加九郊於上晉平公曰危

哉顧二國之危若不同於此權假日以餘榮比何能觀其形而預懷惻怛

朝華而菴奄藹善曰權猶苟且也楚辭曰聊假日以須時說文曰木槿朝華暮落

落濟曰言二國之君若日在桑榆猶苟且假其餘光如木槿之朝出菴藹然至暮而落覽

麥秀與黍離可作謠於吳會善曰尚書大傳曰微子將相朝周過

殷之墟見麥秀之斲斲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為朝周俯泣則婦

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而作是詩

銑曰微子朝周過殷墟悲而歌曰麥秀斲斲兮黍稷離離兮言吳之將亡後必有如此歌謠也

二國獨言吳會者舉一足以明蜀矣先生之言未卒吳蜀二客矍

音矍善然相顧睒天焉失所有覲他曹莫贈反

容神藜音形始音弛氣離坐悞土墨而謝劉

矍矍也春秋傳駟氏矍矍詩曰有覲面目曹愧也左傳曰亦無曹焉楊雄方言曰慙也荆楊之

間曰悞善曰張以矍先權反今本並為矍矍大視也呼縛反說文曰睒失意視也字書曰藜

垂也謂垂下也心與藜同呂氏春秋曰以茹魚驅蠅蠅愈至而不可禁然茹臭敗之義也廣雅

曰弛釋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墨色下也說文曰謝辭也向曰嚙然驚也驟馬失意貌覲面慙貌惜愧也形屈曰縶物之自死曰茹言心死也翰曰弛解也言向者形容拘束敬聽先生之言愧躍踈踏乃解舒其氣離於坐所換墨面色變墨而慙也曰僕黨清狂怵迫

閩濮習蓼蟲之忘辛翫進退之惟谷非常寐

而無覺不覩皇輿之軌躅劉曰漢書昌邑王賀傳曰賀清狂不慧色

理清徐而心不慧故清狂也賈誼鵬鳥賦曰怵迫之徒或趣西東善曰劉淵林注吳都賦閩

越名也秦并天下以其地為閩中郡班固述兩越傳曰悠悠外宇閩越東甌孔安國尚書注濮

國在江漢之南楚辭注曰蓼蟲不知從乎葵藿王逸曰蓼蟲處辛刺食苦惡不從葵藿食甘美

毛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又曰尚寐無覺楚辭曰恐皇輿之敗績漢班嗣書曰伏孔氏之軌

躅也良曰僕黨二客自稱也無疾而迷曰清狂怵迫猶逼迫也閩謂吳也濮謂蜀也言逼迫居於此中如蓼草之蟲忘其辛味如深谷之中進退無所憑據而翫習不覺濟曰言是非常寐而不覺悟蓋習俗使然所以不見天子上都之軌躅也過以汎剽之單

惠歷執古之醇聽兼重直性以馳以繆倘

辰光而罔定劉曰方言汎剽輕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過猶誤也王逸楚辭注

歷逢也老子曰執古之道兼重性以馳繆言既重其性而又累其繆也說文曰馳重次第物也

漢書音義應劭曰辰音也音而國語曰次序三辰賈逵曰日月星也說文曰汎剽輕薄也單惠

猶小才也性用也心也說文曰汎剽輕薄也辰光日也

說歷古醇厚之美入於我聽復有思用心之誤次以前者修言今仰觀先生若日視辰光茲規

不定言也 先生玄識深領靡測得聞上德之至

盛匪同憂於有聖 劉曰老子曰古之士藏妙玄

強為之頌故曰先生玄識深領靡測又曰上德

無為而無不為易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

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夫聖人親憂其

事然後能立易體無為而無不為自然動物而

不與聖人同憂蓋謂治合造化出於形器之表

者聖人無所復聞無復恤也故曰鼓萬物而不

與聖人同憂其上也賦中云顯仁豈明藏用玄默

故下覆報言之也善曰王弼周易注曰不與

聖人之同憂君子之道不長小人之道不消黍

稷之不茂茶蓼之蕃殖至於乾坤簡易是常無

偏於生養無擇於人物不能委曲與彼聖人同

此憂之 向曰二客言先生頌美魏德深沈莫

測也 翰曰匪同謂豈非同也有聖聖人也夫

聖人以天下為憂今先生見我吳蜀之危喻以

上皇之盛德使去危就安豈非同聖人之憂乎 抑若春霆發響而驚蟄

飛競潛龍浮景而幽泉高鏡 善曰二客聞言朗

然心悟猶春霆響

驚蟄紛然而競飛龍彩幽泉煥然而照也呂氏

春秋曰聞春始雷則蟄蟲動矣詩推度客曰震

走而驚蟄睹周易曰潛龍勿用 良曰言先生

之言啟發我心如方春雷霆初震而蟄蟲皆甦

飛動鏡照也又似潛龍升天浮於日景 雖星有

我於幽泉之中但涵照於其容暉也

風雨之好人有異同之性庶覲節 家與剝廬

非蘇世而居政 劉曰尚書洪範曰庶人惟星星

同如星之所好異易曰豐其屋蔀其家小人剝

廬楚辭九章曰蔀也必獨立春秋公羊傳曰君

子大居正 善曰言已因此幸見蔀家剝廬之

周易注曰節覆暖節光明之物也既豐其屋又覆其家屋厚家覆闇之甚也王逸楚辭注曰蘇寤之也齊曰節家幽闇之處剥處小人窮困之居庶近也蘇猶悟也亦二客自言家於幽闇之處其困窮之地不能明悟也且夫寒谷豐黍吹時事以居正道自責之深也

律以善無暖之也五臣無也字**昏情爽曙箴規以善**

以顯之也五臣無也字劉同銑注善曰孔安國尚書注爽明也說文曰曙旦明也

銑曰銜居燕地美而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暖氣至遂生黍而豐也向曰爽明曉也箴規教戒也二客言昏曙之情所以明曉者先生戒使然也亦猶寒谷吹律而暖至

明珠兼寸尺璧有盈曜車二六三傾五城未若

申錫典章之為遠也劉曰太史書曰田敬仲世家傳曰齊威王二十四年

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曰無有也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國而無寶乎善曰尹文子曰田父得寶玉徑尺置於廡上其夜照一室史記曰趙惠文王得楚和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五城請易璧毛詩曰申錫無疆良曰二客言雖此珠璧可貴不如先生申賜教戒之為遠大也**亮曰日不**

雙麗世無善作**兩帝天經地緯理有大歸安得**

齊給守其小辯也哉劉曰荀子曰辯說譬論給便利而不慎義謂之奸說

善曰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漢文帝賜尉佗書曰兩帝並立新序曰單襄公曰經之以天

緯不棄天之象也家語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濟曰亮信也**銑曰天經地緯猶覆育

萬物也王者法之而行帝位所立歸於天人心**何曰齊給辯說也**二客自言安能守此者

自悔
之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六



